

霧社

—、

埔里跟日月潭很像——

國光客運抵達埔里站時，已是傍晚。湛藍色的光透過灰雲，這冰涼如水的小鎮，讓我聯想到日月潭；當然，埔里沒有恬靜如夢的湖光，也無杵聲，甚至剛下車，還在困惑不遠處的巨大建築是什麼——要形容的話，就像接收宇宙電波的基地台——那到底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中台禪寺普天精舍）總之，光看這街道的風貌，或許很難讓人聯想到日月潭，頂多就是位於盆地，四面皆山，與日月潭邊的水社大山有些像……只有一點。

但夜更深時，那種相似感愈加清晰。那時已接近凌晨，我走在街道上，卻奇妙地並不覺得孤獨，彷彿夜晚融融地包進一切……讓人湧起想哭卻不悲傷的澄淨情感……或許是那溫暖卻不燥熱的春風吧？這種緊張不起來的薄寒，確實近乎水社之夜。

啊，真讓人沈醉啊——

說起來，國光客運埔里站的位置相當奇妙，遺世獨立，就像被鄰近的大樓排擠、隔離出去，兩層樓高的建築也不是方方正正，面向街道的這面像波浪般，有種現代藝術風格，卻是陳舊的。後面有個臺灣聯通停車場，相較於周圍聳起的樓房，就像寬廣的水泥大海，更讓這座客運車站宛如汪洋中的孤島。

停車場對面有間小廟，圍牆只有肩膀這麼高，上面掛滿紅燈籠，全是暗的，有種殘垣斷壁的印象。但隔天早晨看到，卻是再普通不過的廟宇，果然夜晚還是有些嚇人吧！我背著行囊前往民宿，民宿主人不在，沒辦法，只好先在附近找點東西吃。大約往西兩個街區吧，有間賣炸物的小店。

「老闆，還有鹹酥雞嗎？」

「鹹酥雞沒有了喔，雞柳可以嗎？」

我有些失望，但雞柳有各種口味——雖然只是灑在上面的香料粉不同——就答應了。

「那我要咖哩的。」

沒必要吃太多，稍後吃宵夜就好——

這麼想實在是太天真了。

誰想得到，在這小小的店裡吃雞柳，竟是我在埔里覓食最順利的一次。

到民宿後，我問民宿主人哪裡有夜市，民宿主人猶豫好久，說有一條街接近夜市，比較熱鬧。但十點到街上吃宵夜時，幾乎都關了；倒是遊樂場、夾娃娃店燈火通明。雖然有間火鍋營業到凌晨四點，我卻沒餓到那種程度。

跟著Google地圖，地圖上宣稱營業中的店家也全都沒開；一間接著一間，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命運之神不會對我微笑之類的問題，快變成喜劇了。為了找吃的東西，一、兩個小時匆匆過去，這就是我在埔里街道徘徊到凌晨的原因。

但冷清嗎？也不盡然。

有一兩條街，我能遠遠聽到卡拉OK的聲音，彷彿山的那頭還有人開著宴會；卡拉OK大概是我對埔里印象最深的事吧！不是多悅耳的歌聲，生命的熱量卻無需多言，就像七彩霓虹燈招牌，好幾圈燈泡輪流發熱，令人目眩。

最後我在一間酒吧落腳。

除了我以外，店裡只有一位男性客人，其他兩、三位都是店員。沒招待客人時，他們輪流射飛鏢，嬉笑著。我點了杯琴通寧——實在不怎麼美味。琴通寧如此，這間酒吧自然沒什麼期待之處了吧？我如此想著。這時，另一位客人跟店員說了些什麼，態度相當輕鬆，像在進行無需遮掩的交易。投影到牆上的畫面閃現，出現選單，客人拿起麥克風……

原來這裡也有卡拉OK啊！

男子縱情高歌，太熱情了，都是我沒聽過的曲子。我對歌喉不允置評，但聲音也太大了吧！簡直像把水直接灌進耳朵。琴通寧已經不好喝了，還得忍受這音量？

我如坐針氈。這杯酒喝完前的感受，就像掉進電影裡的古典陷阱，只能眼睜睜看著水位上升，慢慢淹過我鼻子的；在這種妄想的生死關頭，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不在臺北，這裡確實就是異國、異鄉。

——旅情。

我釋然，甚至微笑；喝完琴通寧，又點了杯長島冰茶，果然還是不合我胃口。不過，有何關係？店裡燈光昏暗卻艷麗，帶著科幻感，薄薄的煙味有如九〇年代。啊，異鄉果真讓人沈醉啊——

二、

離開日月潭時，佐藤春夫是乘坐來日月潭的椅轎——其實那個時代已有從車埕出發、經魚池轉往埔里的臺車道，離開水社後，應該是在魚池轉乘臺車的，為何沒這麼做？

或許是這段鐵軌也被颱風重創了吧。

從水社到埔里，單純步行，大約四、五個小時，佐藤春夫已經能熬過集集到水社長達八小時的路程，大概不會太辛苦。他們很可能是沿著現在的臺21線；這段路可追溯到清國時代，可說是見證了漢人朝著埔里盆地開墾的歷史。

抵達埔里後，佐藤春夫在日月館過夜。

人們招待我住的旅舍，乃是這個市街上最好的。而且那房間是先年佐久間總督來此住宿時特意新蓋的一間十疊再加上八疊大的別館。

彷彿在炫耀其所受到的尊榮待遇。然而堂堂總督，為何會來到這片交通不便的深山盆地？佐藤春夫記錄這短短幾行字，或許埋藏了一個重大的伏筆。

先說說佐久間左馬太過夜的始末吧！簡言之，是為了「五年理蕃計畫」；從這裡開始，就是槍砲聲轟隆轟隆的血腥歷史劇。

對日本來說，上世紀的一〇年代，還有好幾個原住民部落尚未服從日本帝國的威光；這個未臣服不是口頭說說，而是會實際出草日本警察，以示抵抗的。為控制全島，將所有土地轉換為資源，佐久間決定以戰爭方式迫使他們歸順，其中，動員聲勢最為浩大的太魯閣戰爭發生於一九一四年，是從海陸兩方包圍花蓮太魯閣人，其中一條進軍路線橫越中央山脈，入口就是從這埔里盆地出發，經霧社走能高山，朝花蓮的木瓜溪推進……

對，佐藤春夫悠閒通往能高的旅路，正是沿著殺氣騰騰的太魯閣戰爭西路軍其中一支路線；而佐久間左馬太，正是為了指揮這場戰爭，才住進這間高級旅館日月館——據說連工匠都跟涵碧樓是同一批。

作為太魯閣戰爭的前置作業，佐久間發起多次探險隊、調查團，甚至還有探險隊遇上嚴重的山難——那是臺灣史上最嚴重的山難，被冠上探險隊隊長野呂寧之名。野呂寧當時藉屬蕃務本署，職位是「技師」，聽到這裡，或許讀者會小看他，覺得不過是區區的技術人員罷了，但事實上，日本時代的「技師」是官職名稱，這號人物也非同小可，他因蕃地探險而獲得眾多勳章，知名的《臺灣堡圖》跟《蕃地地形圖》都有他參與，還是「臺灣山岳會」的名譽會員；以探險來說，他無疑經驗十足，在一九一三年的這場山難前，他曾探勘玉山，當時還有「蕃通」森丑之助同行——

這位森丑之助——不，再等等吧，我們多的是機會談他。

總之，有著豐富探險經驗的野呂寧策劃了本次探險，事前準備充分，除技術人員外，還跟了五十名以上的警察作為戰鬥力，包括腳伕與帶路的原住民，整個探險隊竟是兩百八十六人的龐大團隊。

他們原本預期的災難，或許是與太魯閣人起衝突吧！畢竟資源足夠，也一直密切注意氣象預報，能有什麼問題？這條路從埔里出發，經眉溪駐在所、霧社……這段路還與佐藤春夫的行程重疊；之後往清境農場那條路前行，到櫻峰，隨後前往合歡山，經奇萊北峰穿越立霧溪，原本是這樣的行程；但當探險隊到了合歡山山腳，前方領路的原住民有意見了。

「萬萬不可以在山頂露營，沒有人受得了寒氣，剛好合歡山下有獵寮，可以就近露營於獵寮那裏。」原住民頭目如此說。

有經驗的人表態，野呂寧為什麼不聽從？其實也不是毫無道理。根據在前方探勘的人回報，頭目說的地點太遠，而且他們前年曾在合歡山頂露營，應該沒問題。

只是風有點大罷了，不算大礙，野呂寧或許是這麼想的吧？況且如此龐大的探險隊，物資都是計算過的，不能拖延。他跟原住民說，大家都有領到防寒外套跟毛毯，沒問題的，強硬要求他們上山；但抵達山頂後，風雨越來越大，眾人無法生火煮飯，只能吃乾糧，入夜之後甚至砸下冰雹，氣溫降到零下三

度，帳棚也被狂風吹走，再怎麼有勇氣的人也無法忍受，甚至有人冷到嗚咽

——

這場風雨，據說是開設測候儀器以來的測量到的最大值。他們的運氣實在不好。

等發現時，原住民已幾乎逃光，搬運物資的腳伕也逃走了。野呂寧原本希望天氣恢復，還能繼續探險任務，但不只天氣，人員大量逃跑也讓士氣崩潰般下滑，只好下令撤退。一路上，他們看到逃走腳伕們的屍體，還跟著隊伍的腳伕，也在回程中一個個倒下。這些人都是漢人，他們被配給的裝備較少，更不耐寒，這大概是野呂寧也沒想到的慘況。但他們自身難保，無法協助其他人下山，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脫隊凍死。

光是野呂寧在回程看到的屍體，就有四十幾具，最後統計的失蹤者人數高達八十九人——很可能就是這場山難的死亡人數；在臺灣史上，不，或許包括未來，都不會有死亡人數更高的山難了？畢竟以數百人為單位的探險隊，沒有國家力量在背後支援，怕是很難有的了。況且，在山林測量已經完成的當代，也沒有探險的必要。

當然，這點小事根本不妨礙佐久間總督的計畫。下次合歡山探險甚至由總督親自坐鎮指揮；這段路，就成為太魯閣戰爭西路軍的另一條進軍路線。

其實這些探險，臺灣日日新報上都有詳細記載，只是當時沒學日本語的太魯閣人，大概無法看報得知這些針對自己領地的冒險。但就算知道，又有誰能想像這些冒險是為了純粹的暴力鋪路？一九一四年的太魯閣戰爭，結局不難想像；太魯閣人即使投降了也被趕盡殺絕，失去孩子的母親在戰火中發狂哭泣，族人最終被遷離故居、學日語，成為殖民地體制的一部分……即使沒有現代國家的形制，太魯閣人遭遇的，無疑是亡國之痛。

六年後，佐藤春夫抵達埔里。當時槍砲的煙硝，都已在山脈彼端消散，剩下的，只有「佐久間總督曾住在這裡」的隻字片語。

那麼，這座日本時代埔里社街的最高級旅館，現在位於何方？其實就在我之前下車的地方——國光客運埔里站旁的停車場。

大約能停七、八十輛車，靜謐而遼闊的水泥海。從地圖上看，大約是一千兩百平方公尺。

戰後，原本由日人經營的日月館被臺灣人接手，以「日月旅社」的名義了經營一段期間，後來又賣出去，原本的旅社被拆除，建起「日月商城」。這個商城後來遭到何種命運？為何變成停車場？原來九二一大地震時，這個商場也被震毀，不如說，整個埔里都是重大災區……

說起來，那或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聽到「集集」這個名字。

記得一九九九年——那年流行末日預言，恐怖大王會在七月從天而降，心裡懷春的少年少女，紛紛在世界末日告白，七月後，青春遭到背叛，說不定人際關係也翻天覆地，但最黑暗的時間無疑過去了吧？所以誰也沒想到九二一。那天凌晨，我還沒睡，坐在書桌前跟我弟聊天，突然某種恐怖感逼近，像潑過來的黑水，根本無法抵禦。

天搖地動。

「地震！」

我們慌了手腳，平常學的那些防震知識全沒派上用場，不如說，晃到這種程度，連走動都很難；地震持續了好久好久，久到讓人覺得有些好笑；那是近乎荒謬的感覺，地震怎麼可能這麼久？但這念頭剛滑過去，燈就熄了。

地震帶來的是全島大停電。

隔天，我才知道震央在「集集」，那時還覺得這名字好怪啊，怎麼會連續兩個同樣的字？真是天真到近乎蠢笨的少年。不過，只有災區外的人才會有這種餘裕。南投跟臺中有好幾萬棟房子倒塌，包括日月潭邵族的住所，跟這棟日月商場；國際救援隊從世界各地趕來，有些救援隊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阻撓，錯過黃金救援時間——這些，都是這座島嶼的記憶。

日月商場在震災後一蹶不振，變成停車場。

看著這塊地，我不禁想，要是「日月旅社」還在會是如何？埔里沒什麼高樓，日月旅社大概也不會超越兩層樓吧？或許還是維持著檜木構造，陳舊又卓然而立。客人從國光客運下來，馬上就可以住進旅館；旅館員工——會穿著怎樣的制服呢？無論如何，他們或許會笑呵呵地介紹，哎呀，我們這裡有間客房，日本時代可是住過臺灣總督跟文豪佐藤春夫的喔！那間客房可能保留原貌，成為觀光重點之一。

不，當然不會是這樣。更可能徹底變成當代風貌，掛著文青風格的招牌，與時俱進就是這麼回事。或許我會住進這樣的旅館，房間鋪著榻榻米，帶著藷草香，乳白色的電燈還是古老樣式；我推開窗，卻意外發現窗外的景色與當代不同，不遠處還有以泥土砌成的城牆、古老的城門，人們穿著簡樸的衣服，偶爾有日本警察的身影——這是因為我想到巫永福的回憶錄。巫永福是位詩人，自述出生於能高郡埔里社街八十五番地，就在國光客運埔里站的後面巷子。要是將頭伸出窗外，能看見他的故居嗎？清國時代，這裡有個大埔城，吳光亮為了處理原漢衝突，以城池分隔了不同族群，而客運車站的位置，就在東門附近；如果窗外景色就是巫永福出生的一九一三年，那時日月館才剛建好，佐藤春夫尚未來臺，甚至大埔城也還沒拆毀……

這些都只是幻影。但從一份記憶到另一份記憶，對建築來說——就算只是想像中的建築——也不過就是開窗那種程度的事。

三、

霧社的日本人因蕃人的暴動而全部被殺了——

〈霧社〉以這樣聳動的句子開場。

只看這段文字，或許會以為是霧社事件吧！不過，這時離霧社事件還有整整十年；佐藤春夫記下的，不過是他在集集街旅舍聽到的謠言。

這麼說，是謠言預言了未來嗎？

恐怕是謠言也有其緣由吧。就算日本人在霧社建立市鎮，宣稱「蕃童教育」有成，也有些隱密的衝突正醞釀著。有什麼不對勁。但大家都說不上來。於是當衝突發生，人們就從混亂的心靈中抓出那根頭緒，嚷嚷著「一定是這樣」——發生暴動的地方一定是霧社！

「哪會平靜下來呢？那些傢伙們就算靜下來，再來這邊也不會平靜啊！」

霧社不遠處的茶店老闆娘也這麼說。

雖說如此……但「全部被殺」，驚人地吻合霧社事件的情況。事件當天，不只政府官員，整個市鎮的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少，幾乎是能見到的都殺害了。謠言竟看穿了十年後的發展，這實在讓人毛骨悚然。

但在一九二〇年，集集的旅人們似乎不太相信這個謠言。佐藤春夫如此記錄他們的觀點：

霧社本就是蕃界的第一大都會——這樣說大概不誇張，那裡至少有一百多個內地人住著，而且那個社裡的蕃人也應該不那麼野蠻才是。一百多個內地人悉數被殺，這件事是絕不可能的。這些話聽來，足以相信。果其然，來到日月潭就知道那個風聞是頗為誇張的了。而且場所並非在霧社，是再進去裡面的地方。這個消息是從埔里社來的人那裡得到確認的。儘管如此，我究竟能否從霧社到能高去，則尚未得知。

再裡面的地方？

這說法未免太不精準了。正確地說，是要翻山越嶺——可能要走五十多公里才能抵達的大甲溪上游；實際的情況，佐藤是在眉溪駐在所附近的茶店聽說的。

雖然有點突然，但來說一下一九二〇年，佐藤是如何前往能高山的吧。

從埔里開始，佐藤春夫要在現在埔里鎮公所東北一百公尺左右的臺車站，轉搭埔里興業株式會社經營的埔眉輕便軌道——這條軌道也是為太魯閣戰爭作準備——在平地走一段路，遇到眉溪時會緩緩上坡；佐藤說遠方有臥牛山，途中經過伏虎山，從地圖推測，他說的應該是牛眠山與虎仔山。其實，附近還有蜈蚣崙與鯉魚窟；埔里四周的山區還真是被動物所圍繞。

透過臺車移動約十六公里，抵達眉溪駐在所，佐藤就是在這裡得知謠言的真相。

眉溪駐在所位於現在的眉溪公車站附近，對面有座「東眼山橋」；要到霧社，從這裡開始，就只能步行了。通過人止關，經連續S形彎路抵達霧社，徒步大約六公里的路程；佐藤說距離三十町，大約才三公里多，讓我難以理解，可能他是指直線距離吧。

在霧社過了一夜，隔天，佐藤要在天黑前抵達能高駐在所。路上經過荷戈駐在所、荷戈社、塔羅灣社——附近有另一條路，可以下切到頗富盛名的「櫻溫泉」，但佐藤顯然沒有去泡溫泉的餘力——經過斯庫社附近的鐵線橋，再一段路就會抵達波阿崙社，也就是現在的廬山部落。

附帶一提，附近也有溫泉。廬山溫泉在馬赫坡部落，日本時代就有記錄；但要前往能高山的話，並不順路。屯原駐在所，就在現在的屯原登山口附近，從這裡進入能高越嶺古道，還會經過尾上駐在所，最後抵達能高駐在所。

這就是佐藤春夫能高之行的終點，現代的「天池山莊」；從霧社出發，大約走了三十五公里左右，同樣的距離，都可以從臺北車站走到中壢了！

接著再來講講一九二〇年的這場「蕃人暴動」吧。

在眉溪駐在所旁的茶店，佐藤得知暴動的其實是泰雅族薩拉馬歐（Slamaw）群的原住民，茶店老闆娘轉述的情節十分慘烈，原文如下——

撒拉馬奧的日本人被鑿殺了。總共七人。是警察以及其家族，悉數被砍頭。最可憐的是署長夫人，可恨的蠻人把她剖腸裂肚，連嬰兒都取出。夫人是懷著身孕的，胎兒有八個月大。最慘絕的是連那胎兒的頭也被剝去。實在是突然的暴動，連求援的時間都沒有。

這些話，當然是傳聞居多，不過當時報紙上確實留有記錄；九月十八日凌晨一點，薩拉馬歐群的原住民突然圍攻合流點分遣所，官方記錄有六十幾人，他們埋伏在宿舍門口，用力敲打「兩戶」——在深夜，這是何等不祥的敲門聲啊！接著眾人放火燒屋，照亮原始叢林，從夢裡驚醒的警察與家人倉皇逃出，卻被埋伏在外的薩拉馬歐原住民殺害。五個巡查九死一生，逃到馬里科灣警戒所（大約位於今南投縣翠峰），將這個消息傳出去。

受害者七名，除了未出生的孩子，還有一個二歲的長男，後來應援隊趕到現場，發現遇害者的屍體燒焦了一半，大部分被馘首，樣子十分淒慘。

其實這份報紙記錄與佐藤春夫聽到的傳聞有不小落差，以下繼續摘錄佐藤的見聞：

當然，並非在兩三天以前完全沒有一點預兆，蕃人們好像有額外的要求；他們認為，其他的蕃社都得到許可，理所當然的，自己的蕃社也一樣能得到許可。對此，署長回答道——即使許可其他的蕃社，但這個蕃社和其他蕃社的情形不同。更何況該項要求，就是在其他的任何一個蕃社，照理說也不可能得到允許的，一定是你們聽錯了。署長如此地暫時把他們叱回了。不過，他們在第二天再度重覆提出同樣的要求。（那個要求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所以就問她了，可是她也不知道。只說：「總之，那些傢伙明知那是難題，故意把它突

顯出來的。」) 那天，比前一天來了更多的人，署長接見了他們推派的代表，因為覺得有些不妥，也就回答說，讓他深思熟慮之後再做答覆，而把他們安撫了下來。那是傍晚的事。接著，就是次日早上離現在四天前的那一天。一大早八點左右時候，就來了五、六個人要求昨天約定的回答。據說他們的樣子看來很溫和。但署長回答說，再怎麼想都不行時，他們的態度就急劇地變化了。快速地往外面飛奔而出，署長察覺有異，叫道「マタラ (ma-ta-la) ，マタラ」(大概是蕃語的「等一下，等一下」之意吧) 時，已太遲了，哪裡還有什麼等一下不等一下的，他們火速從後山一下子就群集長驅直下，抓到的全部殺光，隨即放火燒掉公所，揚聲退回山奧裡面去了。

從事發時間就不同了。其實這段傳言，可能是合流點駐在所的事件，與另一事件的混合；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點，還有另一場襲擊，那時奇雅伊 (Kiyai) 部落的頭目帶著三十幾名族人，到捫岡駐在所說要見長久保警部補。他們來意為何？報紙與官方文書《理蕃誌稿》都沒交代。總之，就在幾位重要人物在事務室裡談話時，外頭等待的族人突然衝進駐在所，見人就開槍。如果這一切都是奇雅伊部落頭目的計畫，他聽到槍聲時，是否會在事務室裡露出滿意的笑容呢？

不，這太戲劇化了，簡直像電影裡的黑手黨老大；薩拉馬歐群的原住民之所以反抗、出草，固然有其遠因，近因卻是西班牙流感——有這種說法。一九一八年，全球爆發了致命流感，而且是陸續好幾波，總共死了好幾千萬人。到了一九二〇年，流感蔓延到的薩拉馬歐地區，當地原住民認為這種不祥的疾病是日本人帶來的，跟日本人的衝突便越來越激烈，終於演變成薩拉馬歐事件；當然，日本人不可能無動於衷。佐藤春夫從日月潭來埔里的路上，就已見到集結的軍隊。

在我從日月潭出發前往埔里社的山間路上、田圃中，都可看到三四人一伍，肩上帶著槍械，帽子後方的遮日白布垂到肩上，翩翩飛舞，和我朝同方向趕路。那是為了討伐蕃人而被召集的巡查們朝著埔里社集合的光景。

這與報紙上的記載吻合。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有篇報導：

軍隊の強行軍 晝夜兼行霧社に到着

臺中州下サラマオ蕃人の反抗により埔里社分遣隊は示威の爲め十八日同蕃社方面に行軍したるに付臺中第三大隊よりは數十名の一隊十八日午後七時發中南鐵道にて草鞋墩に到着し夫より金仔を経て晝夜兼行の強行軍を行ひ途中北山高に二時間休憩し今朝十一時霧社に到着したり（二十日臺中電話）

這正是戰爭的序幕。

大砲、飛機。同樣生活在山林裡的其他部落，被分發了殺人的槍——

真是不公平的戰爭啊！但這樣的戰爭，被報紙大肆宣揚著。

四、

現在要到霧社、廬山，可以開車、搭公車，當然也可以徒步；但說真的——饒了我吧！沒有運動習慣、習慣現代交通工具、身體又早已不在顛峰狀態的我，實在不覺得自己能從埔里走上去。

我決定搭公車：南投客運。

南投客運的埔里總站離酒廠不遠，我從民宿走去，只花了十幾分鐘；根據古地圖，這位置已走出大埔城的範圍了……古代的城池實在不大，不需要多久，就能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

我的計畫是搭公車到廬山溫泉，用兩天來移動；一天從廬山溫泉走到霧社，另一天從霧社走到眉溪的公車站。這樣的安排或許讓讀者疑惑，如果要追隨佐藤春夫的腳步，不是該到霧社，然後走到天池山莊再返回嗎？從廬山溫泉下來，連能高越嶺道的邊都沒摸到，更別說佐藤春夫根本沒到過廬山溫泉。

還請容我向各位解釋。在計畫霧社之行時，天池山莊正好在整修，只開放外面的露營區；當然露營也有一番風味，但天池山莊相當於佐藤行程的「能高駐在所」，都到那裡了，卻沒住進山莊，未免太可惜。然而，天池山莊的整修計畫長達五個多月，考慮到我的時間規劃，實在無法等到山莊重新開放後才踏上霧社之旅。

因此我將〈霧社〉的行程分為兩段，一段是能高越嶺古道，會在天池山莊重新開放後進行，並以附記的形式，附在本文之後。

另一段則是本次的重點：霧社。

佐藤春夫從霧社出發，沿著蜿蜒的深山小路，途中經過好幾個原住民部落與駐在所，荷戈、斯庫、波阿崙——我突然發現，他走的這段路，不正是霧社事件時，賽德克人舉著火把，往霧社殺過去的路線嗎？只是方向反過來了。十年前的旅路，在十年後竟成為燃燒著野火的戰場，這想像令我毛骨悚然。

於是我靈機一動。

何不試著從霧社事件的起點馬赫坡出發，前往霧社呢？不是「遙想霧社當年」——不是的。對賽德克人來說，那時的抵抗大概是不得不然吧？被殺害的日本人，也有許多罪不致死吧！對這場無可避免、無可挽回的悲劇，用「遙想」似乎太輕率了。

不過，我也不認為試著走這段路毫無意義。其實效法是不可能的。因為霧社事件是不同部落多線前進，中途還指派部落成員到其他部落聯繫，戰場就該是這樣；像我這樣憑自己的一雙腳，不可能再現霧社事件的行進實況。但聖地巡禮的虔敬，也不是只追尋表面的形式而已，至少對我來說，試著再現霧社事件的路徑，是想盡一絲「理解的努力」。

當然，讀者可能會說——喂，不能因為佐藤春夫寫了〈霧社〉，就覺得可以寫霧社事件啊！兩者相差十年，根本八竿子打不著。然而兩者真的毫無關係嗎……？這裡，請先容我賣個關子吧。

我們先回到客運站。

埔里總站很古老——我不是說有什麼悠久的歷史，而是車站本身的建築形式與精神，就散發著一種陳舊氣息。站務室外的牆壁漆成白色與藍色，很像以前臺鐵標誌的藍。站務室的標示牌，是寫在白色塑膠板上的綠毛筆字，那種字體與其說典雅，不如說符合體制的要求；我想到有些國小會在椅背寫國小的名稱，就是那種毛筆字。

「要去哪裡？」站裡的員工懶洋洋地問，是看來五、六十歲的削瘦男子。我說要去廬山溫泉，他就說：「一點。」

是一點發車的意思吧？內容實在太過簡潔，彷彿再多吐一個字都是浪費。我坐在木製長凳上等。為因應COVID-19，凳子上貼了紅色膠帶，禁止大家坐在彼此附近。雖然車站裡也只有我一人。

天上浮著幾朵雲，但顯然是晴朗的天氣。

沒多久，三位年長的女士來到車站，聽她們談話，好像是一大早就從臺北來，也要去廬山，是姊妹淘退休後一起旅行嗎？不，也可能是家人吧。到了發車時間，我們被帶到車站另一側，來的是輛小巴。除了我們幾個觀光客，有位少女也上了車，她背著背包，似乎是小學生的樣子。

「哎呀，放學了嗎？」

一位女士熱情地向少女攀談。

「嗯，今天只有半天。」

少女有些怕生，還是禮貌地回應了。

「那麼放暑假了吧？」

「還沒，下週才放。」

「下週？你們還在考試？」

「今天就考完了。」

算是某種閒話家常。我偷偷觀察少女——不是偷窺，只是好奇；她應該是在地人吧？搭這班前往廬山的公車，難道是原住民？但我沒有光看輪廓就認出是不是原住民的能力，如果只因膚色較黑就覺得是原住民，那也太失禮了。況且，埔里這塊地的族群其實意外地複雜。

佐藤春夫那時將埔里稱為「埔里社」——既然用「社」這個字，難道是原住民族聚落？至少在日本時代，這個被稱為埔里社街的地方已不是以原住民為主，不過，這個「社」字確實是原住民聚落；史書上所謂的「水沙連六社」，就包括埔里社。埔里社究竟屬於哪個族群？有學者認為是邵族，也有學者認為是布農族——怪了，這種直接採訪埔里社人就能知道的事，為何要在學界引起爭議？原因也不難想像，埔里社已經消失了。

說到埔里社消失的原因，就不得不說說知名的郭百年事件；這事說來極為慘烈，要是佐藤春夫談起，是否會像〈女誠扇綺談〉對沈家發跡者的評價那

樣，認為郭百年是位「怪傑」呢——？這我還真不知道。在我看來，不過就是詐欺犯與殺人犯罷了。但世上崇拜詐欺犯與殺人犯的人，意外地也不少，或許榨取他人所獲得的權力，確實有種讓人迷醉的魔力吧！

這事發生在嘉慶年間。當時的水沙連，還有不少土地未開墾，引起外人覬覦。水沙連有位黃林旺，他是當地的隘丁首；隘丁是在番界邊緣防守、保護開墾者——算某種警衛隊吧？或許他的身份沒這麼簡單，但我沒查到詳情。總之，他身處原漢邊界，自然知道番界內還有廣大肥沃的土地可供開墾，於是找上有「開墾需求」的陳大用、郭百年，將這消息告訴他們。

當時，越界開墾是違法的，就算知道那裡有土地，也只能牙癢癢地看著；但貪念——當慾望如洪水般湧來，頭腦也會變得機敏吧！他們勾結臺灣知府的門丁黃里仁，假稱過世的原住民頭目留下遺言，說部落欠了當地漢人的錢，無法償還，願意讓漢人承租水裏社、埔里社的土地。

官府未加細察，公告水裏、埔里社土地讓人開墾，陳大用馬上出面承租，取得墾照，將墾照轉交給郭百年——這裡，《東槎紀略》是這麼記載的：

郭百年既得示照，遂擁眾入山，先於水沙連界外社仔墾番埔三百餘甲。由社仔侵入水裏社，再墾四百餘甲。復侵入沈鹿，築土圍，墾五百餘甲。三社番弱，莫敢較。已乃偽為貴官，率民壯佃丁千餘人至埔里社，囊土為城，黃旗大書開墾。社番不服，相持月餘。

這裡要提一件事。原本水沙連諸社勢力龐大，也十分兇猛剽悍，怎麼會讓漢人欺負，乖乖讓他們開墾？別忘了，康熙年間曾發生「骨宗事件」，那件事重創水沙連諸社的力量，因此到了嘉慶年間，竟無法阻止漢人過那一線——

那一線，也是人與非人的一線。

到埔里社時，郭百年帶領的人馬與埔里社人僵持不下。其實這段期間，清國官府已聽說這場衝突，但來探勘的人都被郭百年收買，竟無人遏止郭百年的惡行；眼見開墾沒進展，郭百年就跟埔里社人談判：只要以鹿茸作交換，他們就放棄開墾。

埔里社人答應了。

為取得鹿茸，社裡的壯丁們入山狩獵，希望能用商品換得這些漢人不再覬覦他們土地；但郭百年不這麼想。趁此「天賜良機」，他帶人殺進只剩老弱婦

孺的埔里社，放火燒房子，見人就殺；這就算了，他們聽說埔里社風俗會以器物陪葬，就將百餘座埔里社墳墓挖開，屍骨暴露在外，掠奪墓裡財物。每個墓都以刀、槍陪葬，他們因此得到了大量兵器。

——埔里社壯丁從山上歸來，看見被漢人佔據、焚燒的家鄉，他們是怎麼的心情，我真是難以想像。失去了父母、妻子、孩兒，他們想必會因怒火而顫抖吧？但喪失了財物，甚至是武器，他們能與之一戰嗎？恐怕最後是白白赴死吧！所以埔里社人忍著悲痛，投奔眉溪以北的眉社——泰雅人。

這件事並非以郭百年的勝利作結。

最後，官府還是察覺此事，雖然有人說「都開墾了，不如就地合法吧」，但也有人認為開此先例，之後越界開墾的人會越來越多，如果把原住民逼到極限，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最後，開墾埔里社的漢人被驅離，也在水沙連界外立石碑，禁止漢人越界，用詞相當嚴厲：

嚴禁不容奸入，再入者斬。

至於罪魁郭百年，只是打幾杖就了事。

漢人走了，埔里社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園了吧？是的。但在大屠殺之後，埔里社的倖存者已無力維繫部落運作；正好山下平埔族受漢人開墾壓迫，生活空間越來越小，就在埔里社的歡迎下，大量平埔族遷進埔里，包括巴宰族、噶哈巫族、羅亞族、巴布拉族、巴布薩族、阿里坤族、道卡斯族等——

沒過多久，埔里族就混進這個大熔爐，自然消滅了；據我所知，現在已經沒有誰能說出埔里社的回憶。〈霧社〉裡，招待佐藤春夫的官員說近一點的山地也有兩、三個蕃社，不知是否包含這些平埔族？前幾年，我參與《尋妖誌》計畫，聽說埔里有所謂的「番婆鬼」傳說——部落裡學了黑巫術的人，可以在晚上將眼睛拿出來，換上貓眼夜視，並用芭蕉葉在夜空翱翔；能變成煙霧潛入房間，還會吃小孩子的內臟——流傳著這則傳說的噶哈巫族，就在埔里的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崙等地。

佐藤春夫搭的臺車，途中會經過噶哈巫的領地——要是知道這些傳說，他大概會興致勃勃的吧？

公車到了埔里轉運站（其實就是國光客運的埔里站），突然有大批人潮湧上，瞬間小巴就水洩不通；其中兩個人提著大包小包的，光是拎起那些塑膠

袋，就有兩、三個人寬。他們用我聽不懂的語言講話，大概是原住民語吧？或許是下山採買……因為山上有宴會嗎？還是難得下山一次，非得賣這麼多不可？這些我當然不得而知。他們之後在春陽部落下車。

公車的音樂很大聲，是很懷舊的風格，有點像那卡西。一位原住民女子在車上視訊電話，聲音竟能蓋過音樂；其實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原住民，只是她說的語言，我一點都聽不懂——

比起佐藤春夫說的「旅情」，我卻是感到「親切的陌生」；雖說是這塊土地上的住民，我還是有太多不瞭解的事。

公車搖搖晃晃上了山路。原本沿著眉溪還能看到對面大山，視野算是遼闊，但一過人止關，氣氛瞬間不同了；溫度驟降——可能是錯覺吧？不過隨著公車往前，確實像穿進某種異界，嚴肅的氣象如雲海般流洩而下，讓人不得不謹慎起來。

遠方的山帶著點愁悶的氣息。

離廬山溫泉還有好幾站。經過連續的彎路，在接近霧社的地方，有個巨大木製路標，上面寫著距「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還有20公里——

奧萬大，就位於日本時代「萬大蕃」後方；這個「奧」大概是「更深處」的意思吧！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曾在〈表現詛咒現實性的範例〉提過萬大蕃，他說萬大蕃有個小社「斯米奧魯」，由於會下詛咒，受到其他部落的忌諱。

這件事，與佐藤春夫不算是毫無關係。

為什麼？難道佐藤春夫受詛咒了嗎？當然不是。是因為移川子之藏說的「咒詛」……對他人下咒的魔法……就是佐藤春夫在〈魔鳥〉這篇小說裡提到的「禍伏鳥」。

五、

〈魔鳥〉裡的故事，大概是虛構的吧！

雖然佐藤春夫講的好像從原住民那裡聽說了真人真事，但說真的——細節太多了，多到不像是能在日常交談中透露的。根據〈魔鳥〉，他在往返能高山

的路上，有兩個全副武裝的警察保護他，此外還有兩位歸化的原住民，為佐藤等人拿行李並帶路；禍伏鳥的傳說，就是這兩個原住民的閒話家常。

但同樣的能高之行，〈霧社〉的描述略有不同；到了霧社後，霧社支廳的官員跟他說，為了旅行者的安全，通常會派兩名警察陪同，但薩拉馬歐事件剛發生，人手不足，因此只能派一位警察陪同。作為代替，加派一位武裝的蕃丁，等實際上路時，還有一位運送郵件的蕃丁陪同。後來警察中途回到霧社，由能高來的警手接替，武裝的蕃丁也回霧社去了。警手與警察同時都在的時間，大概很短吧？當然，有可能是佐藤在〈魔鳥〉裡省略了細節，可是在我看來，這正是〈魔鳥〉虛構的證據。要是兩位原住民真講了這麼有趣的故事，佐藤真的可能不在〈霧社〉提及嗎？這傢伙可是抱怨前半段行程相當無聊，因為同行者都與他保持距離呢！

什麼？讀者還沒讀過〈魔鳥〉？

那也沒關係，因為接下來我講的，跟〈魔鳥〉的主軸並無太大關係——我說的可是歷史上的事實，而且比佐藤的小說辛辣多了！

雖說如此，還是借用一下〈魔鳥〉的文字吧。

禍伏鳥是什麼樣的鳥呢？聽說長得就像鴿子的形狀：白色，腳也是紅的。但關於它的樣子，知道得更詳細的人，在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因為，看過禍伏鳥的活人，在這世上一個也沒有。因為，只要看過這種鳥，這個人就註定要死。當然，能夠不死而能看到這種鳥的人，還是偶而有之。但那只限於禍伏鳥使。能夠自由地驅使這種魔鳥——禍伏鳥的人，他們稱為魔禍伏鳥。一般來說，這個蠻族在名詞的前頭加一個M音，使名詞動詞化。而動詞化之後的那個詞，也就意味著做那種行為的人。——不過，這種話語上的考證、詮釋，我也不很清楚，而且，和故事也沒什麼關係，就請記住是魔鳥和魔鳥使就是了。

佐藤春夫這段，算是相當詳實。但我想指出，雖然中文譯為「禍伏鳥」，很容易讓人認為那就是一種鳥——其實不是的。簡單來說，「禍伏鳥」這個詞就是「詛咒」或「魔法」的意思，只是這種詛咒的表現，剛好是以「鳥」的樣貌現形。事實上，在「禍伏鳥」的民間傳承中，也有不是以鳥型出現的版本，像白色老鼠。如果硬要類比，我覺得「禍伏鳥」有點像歐洲民間傳說的「Familiar Spirits」，那是受巫師驅使的小動物……不，比起動物，其實更像與施咒者共用同一精神的動物投影。

當然，這是強行的類比。「禍伏鳥」這種魔法是獨特的。

要是部落發生壞事——有人毫無預兆地生病，或出意外死了，甚至部落外發生坍方，把田地給掩埋了——當這些難以追究緣由的壞事發生，人們就會懷疑是不是有人下咒引起的；一旦有了這種懷疑，接下來的事會相當可怕，因為部落會找出下咒者，將其殺害……不，不只，是將下咒者全家殺害，並放一把火將房子燒掉，將邪惡的陰影斬草除根。

被指為魔鳥使，是比一般人看到魔鳥更為戰慄的事。普通的人看到魔鳥，充其量也是其個人死而已。但，若是魔鳥使，則不只是其本人，也意味著全家族的慘死。

如果讀者習慣推理小說，看到這裡或許會有些懷疑。

證據呢？有人無故虛弱消瘦至死，也可能只是單純的疾病吧？要怎麼證明是咒殺？實際上真的沒證據。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好像有人施展魔法」的恐懼；那種感覺或許是有緣由的吧！就像種種徵兆匯流，形成某種難以解釋的直覺……但直覺真的準確嗎？不見得。不準也沒關係，重點是直覺確實浮現了。

只要恐懼有了對象——是不是事實，根本不重要。

部落的人懷疑某人下咒，不會有審判，也不要求證據，僅僅是嫌疑，就足以讓人殺害他們；日本時代，甚至有記錄此習俗的人類學家質疑，這個族群的原住民根本是討厭某些人，就說對方是妖術師。這話或許沒錯，但討厭是種複雜的情緒，事情絕無這位人類學家說的這麼單純；但有個實例，或許可以示範這種對下咒者的懷疑，不見得有什麼道理。

曾有位日本的口譯員東西被偷了，他懷疑是原住民偷走，把附近的原住民召集起來追問，沒人承認，後來他在紙上寫了什麼，將紙燒掉，沒多久，偷竊者全家死盡，只剩一人，眾人就懷疑他是能夠以那種魔鳥詛咒害人的妖術師；後來這位口譯員追求角板山部落的女子，該女子的父親不答應，沒多久，這位女子就股間腫脹而死，人們更加認為他是妖術師，直到口譯員辭職，事情才平息。

——雖然不能說沒有徵兆，但連剛接觸部落才幾年的日本人，都可能成為以魔鳥下咒的妖術師？這未免匪夷所思。在這個例子中，口譯員平安離開部

落，但有更多例子，是被懷疑者全家被殺，就算有一兩位活著，也被其他族人忌諱、厭惡，最終還是面臨不幸的下場。對當代奇幻小說讀者來說，這也讓人難以接受吧？都能用魔法殺人了，怎麼會被抓到、還簡單被處死呢？應該用魔法將圍殺他的人全部殲滅才對。

佐藤春夫介紹這個故事時，說「地名人名等也一概從略」，彷彿百年後的我們，不太可能去追究是哪個族群流傳著「魔鳥傳說」——其實並非如此。

前幾年，有一本號稱「臺灣妖怪百科」的書收錄「禍伏鳥」故事，說是賽德克族的傳說——這是錯的。事後我問作者為何這樣判斷，作者說是因為地理位置接近。這不能說錯。畢竟佐藤春夫聽到這故事時，正在賽德克族的領地中；不過，僅憑佐藤春夫的一篇文章就論斷原住民傳說的源流，未免疏忽，也略嫌單薄。就算佐藤是在賽德克族的領地聽說這故事，與他同行、告訴他這則故事的原住民也不見得是賽德克人啊？更別說〈魔鳥〉很可能是虛構的。

其實光是〈魔鳥〉的文字，就已留有不少線索。為何人們要冒著害死全家人的危險，成為施展魔咒害人的人？佐藤曾問其他原住民，他們說「大概是亞凱·歐多夫來唆使的吧」，所謂的亞凱·歐多夫，是祖靈中的邪惡者——顯然是泰雅語中的Yaqih Utux；故事中，少女碧拉由於未刺青而被懷疑使役魔鳥，她的名字正是泰雅語的「錢」（Pila'）；弟弟科磊是泰雅語的魚（Qulih），父親沙三（Sasan）則是泰雅族常見的名字。

不只如此，〈魔鳥〉裡根本處處充滿泰雅辭彙！族人死後會通過Hongu' utux——靈魂之橋，彩虹橋——這正是泰雅語發音；前進路上要是聽見Siliq鳥（繡眼畫眉）的叫聲，可以預見吉凶，這也是泰雅族習俗。由此可見，〈魔鳥〉所描寫的故事發生在泰雅部落，當無可疑。綜觀日本時代人類學文獻，多半將這種使役魔鳥者稱為「妖術師」，或將這種行為稱為「詛咒」，事情都發生在泰雅族部落；雖然無法否定魔鳥傳說流傳進賽德克部落的可能，但說明源流來自泰雅，才是疏理臺灣魔魅傳說的必要工作。

說到這裡，或許有些讀者會覺得——哎呀，真野蠻！果然是未開化的民族——果真如此嗎？

我不這麼想。不如說，這在文明開化的現代社會也不罕見啊！對不瞭解事物的恐懼——有些人不是討厭同性戀？但同性戀沒做壞事，憑什麼只因性向就被貶低？或許有些人會說，沒辦法啊，我就是討厭——或許吧！若這是事實，人心當然是無法勉強的。但從討厭變成實際的迫害與暴力，就是另一回事。在

這些人中，縱容自己傷害他人、甚至自認正義的，恐怕不在少數吧！這樣子的「文明人」，要怎麼指著別人說野蠻呢？

社會本就有消滅異端的傾向，這是普遍的人性。聽說有誰犯罪，未審先判直接丟雞蛋跟石頭過去，這不是社會大眾常見的姿態嗎？現代社會唯一能稱為文明的地方，就是群眾只能口頭喊喊，不能真的殺人——但那也只是法律不允許。如果人們落難荒島，裡頭出現了一個大家都討厭的人，在國家力量無法介入的時刻，所謂「文明人」，說不定也會脫下教養的軀殼，做出匪夷所思的事呢！

這麼說來，也可以說「禍伏鳥」真的存在——不只泰雅部落，那些毫無道理被恐懼著的人，也存在於現代社會。

這番令人不快的發言，還請讀者見諒，我真的很容易離題呢——讓我們回到〈魔鳥〉吧。說起來，各位有沒有想過，為何佐藤春夫會知道這麼多泰雅族典故？

不管怎麼看，這麼豐沛的資訊量，都不是在臺旅行短短一個夏天的旅人能知道的。其實，這在〈霧社〉裡已有線索。佐藤住在霧社俱樂部的那個晚上，有位原住民女傭送晚餐，她看到佐藤桌上擺了一本書，翻閱起來，並對裡頭的原住民照片感到新奇——

那本書是《臺灣蕃族誌第一卷》，作者森丑之助；本書記載了彩虹橋通往天國與地獄、橋下的大螃蟹、以繡眼畫眉占卜的習俗，當然，還有〈魔鳥〉最重要的元素……禍伏鳥。

祖先の靈は蕃語にしてオットフと稱し、又數詞の一も亦この語を用ふ、この語は他にも種々の事に用ひられ、人間の影も人間の脈搏も等しくオットフと云ふ。

提到北蕃的神靈時，森做了這番說明，與佐藤春夫在〈魔鳥〉裡的「所謂的歐多夫，乃是靈魂之意。還有，自己的脈搏、影子，他們都同樣叫做歐多夫」完全一致；考察到這裡，我們可以說已經找到佐藤書寫〈魔鳥〉時用的參考書了。或許他是一邊旅行，一邊閱讀《臺灣蕃族誌第一卷》來瞭解蕃地的情況吧！

這座山裡有魔鳥——

至少日本時代的萬大部落，確實流傳著魔鳥傳說。

根據移川子之藏的記錄，那不算特別慘烈的故事，但接下來說的這件事，或許能確實說明魔鳥傳說不但可怕、還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的實例吧！二戰期間，《臺灣警察時報》記錄了一段將近十年前的往事……

一九三四年，宜蘭四季部落的駐在所闖進一位原住民婦女，大喊著「大人，不得了、不得了啦！」，由於這位婦女有些痴呆，部落中誰都知道，所以河合巡查開玩笑說：「又說不得了，每次你說不得了的事都沒有什麼不得了的啦！」

「唉唷，把人當笨蛋嗎？我都說不得了了！」

或許是那認真的樣子讓人放不下心，旁邊的木村巡查忍不住插口追問：「你說不得了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結果確實很嚴重。

四季部落附近，有個叫馬諾源的舊社，在那裡的某塊耕地上，有個泰雅族婦女帶著兩個女兒自殺；婦女的丈夫在幾年前過世，留下她與三個女兒，大女兒十八歲，二女兒十四歲，小女兒六歲。母女四人一起應付生活的壓力，過著不能說是快樂的日子，不過，為何他們突然自殺呢……？

警察現場勘查的結果，發現婦女懸在耕作小屋的橫樑，二女兒則吊在棟木之下，小女兒十分慘烈，被丟進火爐中燒死。這時，警方意識到一件奇怪的事——為何大女兒沒有跟著家人一起自殺？調查員懷疑大女兒是在其他地方自殺，便在附近搜索，隔天，他們在四季部落附近的濁水溪下游發現大女兒的屍體——死因是溺斃。

至此，集體自殺有了他殺的可能。

這個故事的後續，我就不詳加說明了。總之，警察在其他部落調查，最後判斷犯人應該是四季部落內部的人，因為如果四季部落的成員被其他部落的人殺死，絕不會不吭聲；換言之，這場謀殺是部落內部默認的。經過一番努力，警方總算得知婦女一家被懷疑使役魔鳥，才以偽裝自殺的方式遭到殺害。

〈魔法使殺人事件——蕃界裡發生的恐怖慘劇〉，有如推理小說般的標題，就是《臺灣警察時報》裡的篇名。根據本篇作者的考察，四季部落所在的

溪頭蕃過去是沒有魔鳥傳說的，但在事件的五十幾年前，有從環山部落過來的人帶來了咒殺同族人的魔鳥傳說，這習俗才流傳開來。

如果不殺死施展詛咒的妖術師，整個部落都難以安心，對日本警察來說，這無疑是治安的大挑戰！要是有人被懷疑是妖術師，日本警察也無法二十四小時保護他們，最後只能將這些疑似妖術師的人集中起來管理。東部某個地方，就有疑似養魔鳥的人被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村落——

魔鳥之村。

何等完美的推理小說題材啊！這個村子，就是現在的××村……

為何不說出村子的名字？

或許是因為，神祕果然就該隱藏在神祕之中吧！聚集到這個村裡的住民，難道真是養了魔鳥害人嗎？要是冤枉的情事，那用迷霧將村子籠罩起來，隔絕在黑魔法的污名外，才是恰如其分的敘事吧。

六、

「先生，你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個客人。來來來，你喝茶嗎？試看看嘛！這些我便宜賣你——」

這是在廬山溫泉聽到的第一句話。坦白說，實在是讓我詫異，因為廬山溫泉這地方，跟我原本想像的完全不同。

公車抵達廬山溫泉，是下午兩點左右的事。甫下車，我就感到意外，廬山溫泉不是旅遊勝地嗎？怎麼沒什麼人？即使走到有商店的地方，也沒多少商店開著。

商店與旅館群聚的地方有個廣場，中間立著石雕，以還算是可愛的風格雕刻出紋面的賽德克胸像，下方有浮雕文字：

馬赫坡社（精英村廬山溫泉）。

——這座胸像是電影《賽德克·巴萊》的影響嗎？還是作為「抗日英雄」莫那·魯道的原部落，政府本就有意宣傳呢？這點我不得而知。

從那裡往前，兩邊的房子逐漸緊縮，夾出一個小道。沿著階梯下去，是瀕臨塔羅灣溪的峽谷，被吊橋連接起來。方方正正的石頭砌成的橋塔，有種厚重的感覺，但吊橋本身不長，大概也只能容兩人錯身而過，反有些袖珍的印象。

吊橋上，大理石板以毛筆字刻著「廬山」。

橋右方有間小店，即使在陽光下都有些陰暗；招牌寫著「櫻花麻糬」，旁邊還有小字「蔣院長說：『好吃！好吃！』」——等等，蔣院長？都什麼時代的事了！蔣經國當行政院長的時代，我都還沒出生呢！從招牌本身看，也不像有三、四十年的歷史，真不可思議。

我想試看看能讓蔣院長連喊兩聲好吃，還是用驚嘆語氣的麻糬，但店根本沒開；更晚的時候再來，店像是開著，卻無人看顧——讀者諸君，我在廬山溫泉度過兩天，經過吊橋這麼多次，居然都沒機會吃到這櫻花麻糬，實在是這趟旅行最感遺憾之事。

吊橋對面的店家還是關著的，走了幾步，才看到開張的店家，而且顯然是面向觀光客的；顧店的是兩位女性，她們一看到我就熱情招呼，接著就是前面那句話——

「先生，你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個客人。」

——坦白說，這間店賣的東西，品項沒什麼特別。就是水果醋、茶、小米酒之類的，幾乎所有的臺灣老街都看得到；但東西本身特不特別，我就知道了，畢竟我對茶沒有研究，或許他們賣的茶真的很高級，但我孤陋寡聞呢！

「我們這邊的醋，是用梨山的水果做的喔，你知道梨山嗎？」

我知道。

梨山部落就是薩拉馬歐群的部落之一啊！想不到在廬山溫泉聽到梨山的事，這讓考察佐藤春夫行程的我滿心雀躍。她們將我拉到店內，推銷起梨山茶，說我要是買回家泡，會比她們那裡泡出來的好喝，因為那裡沒有自來水，只有溫泉水，溫泉水不適合泡茶云云。說著這些事的時候，旁邊的黏蠅紙根本是觸目心驚，那種密度，我只能說從未見過；但她注意到我的目光，絲毫不扭捏地將黏蠅紙藏起來，完全沒干擾介紹商品的流暢度，那時我就該意識到她是個推銷高手。

不，其實是我不會拒絕推銷。

這算是我的缺點吧！要是鍥而不捨地糾纏到底，我就很難拒絕。但我也努力過的，我說要是買太多東西寄回去，會被太太罵，但她的氣勢如滔滔洪水；這金牌茶葉要六千多？沒關係，跟這三盒一起賣，我算你一千！不夠嗎？銀牌的也算進去！雖然我的常識不斷警告我這是商人伎倆，最後還是敗下陣來，回家後也一如所料遭到W的白眼。

但，且不論茶，水果醋是挺好喝的。

「——現在人這麼少，是受疫情影響嗎？」

我問。她笑著（可能是發現眼前有肥羊的笑）：「現在還好啦！八八風災那個時候比較慘。」

八八風災？一時間我沒弄懂，這跟八八風災有何關係？後來才知道，原來莫拉克風災時，廬山溫泉災情非常慘重，二十幾間旅館、民宿遭洪水吞沒、被土石掩埋，甚至有報紙浮誇地說廬山溫泉將從地圖上消失。

原來如此。當年看到這篇報導的我，還真以為廬山溫泉已經不在了。兩天後在霧社，民宿主人也說同意：「八八風災後，廬山溫泉就再也沒有恢復過。」

怪不得附近有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衛星連續追蹤站」——從說明文字看來，廬山溫泉早就暗藏危機：

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北坡母安山近數十年來，一直存在著間歇性的緩慢滑動現象，較嚴重者包括83年道格颱風、88年921大地震、93年敏都利颱風、94年瑪莎颱風等，雖未曾釀成重大災害，但是歷次均造成台14線的下滑塌陷，影響當地交通。民國95年69豪雨期間，廬山溫泉北坡岩體滑動情況加劇，97年辛樂克及薔蜜颱風期間，再度發生滑動，危及廬山溫泉旅館及居民安全，由於歷年來滑動量累計已達數公尺，屬持續性大規模岩體滑動之地質災害。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自96年起於廬山溫泉北坡設置監測系統，並建置3個地上型GPS連續追蹤站（各站之位置分布如右圖），獲取高精度之連續性地表變形監測，以充分掌握岩體滑動前兆，提供廬山溫泉北坡防災及預警的資訊。

莫拉克風災是二〇〇九年，結果廬山溫泉這麼慘，這不是完全沒幫上忙嗎？但對天災，能夠盡的人事，或許真的就只有如此吧。

「我們這裡是晚上比較熱鬧。」

離開店家前，掌櫃的這麼說。我不禁想像入夜後，街道兩旁的店家紛紛拉開鐵捲門，在暗夜中發出七彩的光輝，照滿石子路，人群摩肩擦踵，小小的商店街延伸到深山——不過，當然沒這麼回事。晚上再過來時，還是只有半數店家營業，招牌的燈也閃爍著，欲振乏力。

廬山溫泉與我想的不同。從Google街景看，過去吊橋旁還有一間全家，現在整個廬山溫泉都沒便利商店了。下午三點，我朝溫泉頭的方向走去，路上所有建築都關著，在豔陽下有如金色的廢墟；仲夏的蟬鳴吵到惱人。我是錯過廬山溫泉的黃金年代了。

七、

說起來，廬山溫泉——馬赫坡——比起霧社事件的起點，或許更接近終點。

那時日本人派兵鎮壓，族人們邊戰邊退，最後退到馬赫坡一帶。為了激勵戰士們，老弱婦孺率先在林間上吊自殺，讓戰士無後顧之憂；有些樹枝承受兩人以上的重量，因此下垂曲折——就是如此慘烈。

我所住的民宿，後面有條小路通往「馬赫坡古戰場」，據說日軍曾佔據那邊，與賽德克人交戰——或許可說是槍林彈雨吧！原本我抵達廬山溫泉當天就想去看看，但擔心時間不夠，就留到第二天，打算第三天再前往霧社；再怎麼說，這裡都是廬山溫泉啊！不多享受一下，辜負了廬山溫泉美名，我可沒這麼不識趣。有這種心態，果然我只是區區旅人啊！

不過，根本不必擔心時間不足，那段前往古戰場的路，一、兩個小時就能走完了。而且要是對古戰場抱著某種浪漫綺想，或許會失望吧？第二天，我從廬山溫泉的溫泉頭那一側走進古戰場步道，不怎麼崎嶇，已經是一條相當好走的道路，可供貨車通過，算是產業道路吧。

過去的馬赫坡部落，似乎就位於步道旁，那裡有著巨大的賽德克男子石
雕，寫著「馬赫坡原址」。兩邊都是廣大的農地，已看不出當年的痕跡。不
過，這片山坡的視野很好，不難想像為何會成為村落。

走不到五分鐘，有條往上的石階梯，大約一層樓高。階梯盡頭是一間廟
宇，廟前有塊半個人高的巨石，前面立有石碑，寫著「抗日英雄莫那魯道紀念
碑」，是一九九三年立的。坦白說，這間廟讓我相當驚訝。廟宇是木頭建的，
看那窗花與屋簷的樣式，完全是漢人廟宇。裡面同樣是漢人的神桌，祭拜的神
明則寫著：

**莫那魯道
開山先靈
將軍府**

祭拜莫那魯道的廟？那怎會是漢人廟宇？簡直匪夷所思。而且匾額寫著
「莫那魯道紀念館」——紀念館？即使裡面沒有任何解說牌，僅是一間廟？種
種錯亂的情境都令我感到不可思議。加上前面石碑是仁愛鄉鄉長所立，讓我懷
疑這會不會是一次失敗而粗暴的官方規劃造成的。當然，只是我的猜測。

這間廟有人維護，似乎還有人在祭拜「莫那魯道將軍」；我很好奇是誰
——畢竟霧社事件後，馬赫坡的人都被遷走了——不過，這好奇心是沒有結論
的，我也沒有在廟外守上幾天、等待那位神秘祭拜者的計畫。

至於馬赫坡古戰場，再走十幾分鐘就能抵達。

那是這片山坡上顯著的平坦地勢，也難怪日軍會想駐紮在這。更後面，是
生命力蓬勃的幽深密林——彷彿有誰在裡面窺視。如果日軍駐守在此時，那看
似無人的樹影底下，其實是一雙雙賽德克人的眼睛；他們靜悄悄地盯著，像盯
著獵物，接著子彈從密林裡擊發，一顆，兩顆，螺旋狀的軌跡如刺出的槍，日
本軍隊下令朝密林射擊，但那片林子裡，什麼都看不見……我不禁想像這樣的
景色。

不過，現在古戰場已變成大範圍的露營地，接近密林的部分被封鎖起來，
我進不去。露營地下方是大片的農田，意外的是，竟居然有原住民傳統房屋；
主要以木頭架起，並用繩子綁住，屋頂是石板，支撐屋頂的架子則是由竹子構
成——即使是原住民，現在也不是住這種房子了，大概是某種展示品吧。

屋子不遠處有個賽德克人塑像。

塑像看起來頗為斑駁，旁邊放了好幾個綠色袋子，或許是農地用的肥料吧？賽德克人塑像舉起右手，指著遠方，我看著那方向，是陡峭的山壁。那裡是什麼地方？是故鄉，是葬身之處，還是沒什麼特別的意義？不過，塑像神情嚴肅，彷彿在說「去吧！我們的未來就在那裡！」

說到葬身之處，就不得不說馬赫坡岩窟；不過，那地方可遠了，在這座山的後方，沒做好準備，是不能隨隨便便去的。總之，要是對古戰場懷著綺想，那才是真正能滿足浪漫情懷的地方。霧社事件最後，日本出動飛機——早在薩拉馬歐事件時，他們就用飛機朝部落丟炸彈了——不過馬赫坡岩窟是入口很小的洞窟，只要躲在那裡，就可以避開轟炸，宛如天然的防空洞。

這也是為何日本人最後用毒氣。光是炸彈已無法解決此事。

當然，毒氣是不人道的。這麼說，要是日本人堅守人道立場，最後霧社群的抗爭是可能成功的嗎？所謂的成功，不是消滅日本人，而是在這山中創造一塊不受日本人干擾、統治的田園，有這個可能嗎？

我沒這麼樂觀。不過，那時賽德克人所冀希的，或許就只是這麼平凡的願望。

塑像附近有個紀念碑——不看還好，一看還真覺得令人髮指；那是巨大的立方體紀念碑，其中一面寫著「霧社山胞抗日事件馬赫坡社最後戰場紀念」，正中央寫著「浩然正氣」。其實浩然正氣已經有點微妙了，在我看來，這完全忽略了抗爭的背景脈絡，只把霧社事件當成抗日的樣板看，而不是把他們當成真實的人物。但這不是最令人髮指之處。

立方體上面，則是一個騎著馬、拿著圈繩的牛仔的金屬雕像。

我真是瞠目結舌。

這是什麼意思？因為是馬赫坡，所以有馬？牛仔是怎麼回事？已經不是臺灣人了啊！還是想表示「你們就像牛仔一樣是很棒的獵人」？不，這直接用賽德克人的塑像就好嘛！由於事情已經太過荒唐離奇，都讓我懷疑是不是別有用意了，但不管怎麼想，這都只是單純的輕侮，可以照搬到以原住民為主題的諷刺劇裡了。

嗯哼，這是為了表彰你們的貢獻所立的紀念碑，感恩吧！

可是市長，這上面的根本不是我們啊？

什麼？我看看。哎呀，哪有什麼不同？你看看，這鼻子，不是跟你們一樣粗嗎？

專業的劇作家，應該可以寫得比我更諷刺、更精妙；不過這種應該出現在荒唐劇裡的事情發生在現實中，還真是讓人笑不出來。立這個碑的，跟剛剛「抗日英雄莫那魯道紀念碑」是同一位仁愛鄉鄉長，更加深了我「失敗而粗暴的官方規劃」的印象。對政治人物來說，大概覺得褒揚已經是一種恩賜；但事實上，褒揚可能是一種貶低——

要是不懂這點，人們就會永遠活在不知悔悟的傲慢中吧。

八、

昭和五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三〇年，那年的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點半，莫那·魯道的長子達多·莫那帶著同伴到深山的造材場。那裡有兩位日警：吉村與岡田。其中，吉村前陣子才與達多互毆——原因是吉村經過賽德克人婚宴，達多請他喝酒，他推托不願，竟拿警棍毆打達多，兩人打了起來，婚宴變成圍毆鬧事的現場；事後莫那·魯道雖然帶著酒去道歉，吉村卻不領情，執意報復。

若是對等的兩人，報復不過是個人意志的展現，甚至稱得上高潔；但當雙方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就沒這麼簡單了。光是在制度上刁難，就能讓人活不下去。這等小事，吉村卻不肯原諒，或許也是有些殖民者優勢的自覺吧？那時他也沒想到事情發展與他預料的完全不同。

深夜來到造材場的達多，已是死神化身。

兩位造材場的警察被殺了。說不定他們至死都搞不懂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小時後，深夜四點半，馬赫坡的駐在所也成了地獄現場。莫那·魯道與次子巴索·莫那殺害了駐在所的警察杉浦，他的兩個孩子同樣死在現場。

還沒結束。

六點，波阿崙社眾人也襲擊駐在所，將所內警察及其親人、孩子全部殺光，放火燒掉，穿越能高越嶺古道一路往上；八點，屠殺屯原駐在所全員，建

築被野火吞沒；中午十二點，輪到尾上駐在所；下午三點，則是佐藤春夫曾過夜的能高駐在所。警察與其家人無一倖免。

在〈霧社〉中，對薩拉馬歐發生的「蕃害」，越是深山駐在所的警察就越覺得事件與他們無關。這次，他們是真的被捲進去了。

巴索·莫那率領社眾前往霧社，與塔羅灣社合流，凌晨六點——那時太陽才剛出來吧！他們襲擊櫻駐在所，同樣全員殲滅，放火燒屋；這段期間，莫那·魯道也沒閒著。他穿梭部落之間，聯絡消息，指揮進軍路線，然後再到荷戈社與兒子合流。在那裡，他來到荷戈社頭目面前，威脅他加入這場軍事行動——

或許有人覺得「全部殺掉」太過殘忍吧。

不過，這是戰爭喔？要是把人放走了，通風報信怎麼辦？如果只是俘虜，也要耗費人力去看管，這是本就處於弱勢的原住民有餘力採取的戰略嗎？我不會說殺人是正確的，但在決意反抗的同時，他們已必然走上這條地獄之路。

一個多小時後，震撼日本的「霧社事件」即將發生——

但那是九十年前的事了。

我從馬赫坡出發是上午十一點的事。離開有人煙的地方前，還先去雜貨店買了運動飲料，以免中途缺水。日正當中，又是盛夏，氣溫應該很炎熱才是；但在這個海拔一千兩百五十公尺的深山裡，竟頗為清爽。

我開始魯莽的單人步行。

從地圖看，馬赫坡到霧社大約九公里，步行時間大約兩小時；九十年前，莫那·魯道他們離開馬赫坡，到霧社事件發生，中間經過三個多小時，自然是因為中途還花不少時間在調度人馬與分進合擊。雖然霧社事件發生於上午八點，但他們抵達霧社的時間，也可能更早，只是在等一個「最好的時刻」。

這段路沿著塔羅灣溪，剛開始是和緩的上坡，右邊峭壁，左邊溪谷；濃密的樹影伴隨著奇岩怪石，涼風徐徐——實在是愉快的正午。沒多久，到了視野比較開闊的地方，底下河川、山勢盡收眼底。

或許是夏季吧，溪流甚至有種瘦弱無力之感，兩邊裸露的河床，幾乎有河流的十倍寬，看來全是砂礫；但比起荒涼，更給人壯闊的印象，就像看不見盡頭的荒原，讓寂寥帶著肅穆的宗教之情。

溪流在疊嶂層巒中蜿蜒，山勢古怪崎嶇地隆起——據說「廬山」是蔣介石冠上去的（畢竟已有地名），就是覺得此地的地勢與中國廬山相似；從這角度看，是有點中國山水的味道。

不過往前走一段路，從另一個角度，竟看見河岸上有怪手與砂石車。怎麼會有砂石車？雖感到詫異，但河床到處都是碎石，還有崩塌的痕跡，難道是怪手挖出來的？

光憑我看這麼一眼，當然無法解開任何謎團。

下坡後十幾分鐘，視野開闊起來，已能遠遠看到塔羅灣附近的紅鐵橋，還有稀疏的農舍。

塔羅灣部落——霧社事件時，這個部落參與了起事。

「塔羅灣」這個詞，有「舊社」、「永住之地」、「祖居地」的意思，是霧社群最古老的部落——祖社；看著這片濁水溪沖出的廣大臺地，一塊塊田地生長著不同作物，茂密的叢林從山的緩坡伸展而下，農舍點綴其中，給人一種歐洲農莊的印象……也難怪是最古老的部落，這裡確實適宜人居。

據說賽德克人誕生於Pusu Qhuni——起源之樹。

那是棵非常巨大，一半石頭、一半木頭的巨樹。怎麼會有這樣的樹呢？實在非常不可思議。我無法告訴各位這則古老的賽德克神話的統一版本，因為賽德克也有不同族群，有各自的傳承；以下版本出自清流部落：

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故事，不是近代才廣為流傳的，而是我們祖先代代口耳相傳的故事。我們的始祖是誕生於Bnuhun山區的Pusu Qhuni，那Pusu Qhuni像一座小山那麼壯大，「祂」的胸膛呈斑白色，右臂已被颶風所摧毀，如今僅剩其左臂。他的雙臂是由大樹所形成，其根基部有天然的大岩洞，大岩洞後方有一潭池水，那潭池水的水流會流經大岩洞的前面。據說有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在這裡誕生，他們就是我們賽德克人的始祖。

Bnuhun——這塊山區十分廣大。大概是現今能高南峰、牡丹山、白石山附近吧！至於傳說中的起源之樹，則是被稱為牡丹岩的巨石；從遠處看，牡丹岩就像是被雷劈中的神木，少了開枝散葉的樹冠，但主幹部分仍挺然而立；那是一座親眼看見，就不難理解為何被當成巨樹的巨石。

如果牡丹岩是巨樹，或許要有一百多個人張開手臂，才能把這棵樹抱起來吧！確實是神話領域的物種。最早的賽德克人最後離開這神話之地，一部分往東，即是現在的太魯閣族，往西的人，則成為賽德克各群。

而霧社的起點就在塔羅灣。

塔羅灣附近有日本時代知名的「櫻溫泉」，就在那座紅色鐵橋附近；現在改名為春陽溫泉，是野溪溫泉。雖然對櫻溫泉有興趣，但要到鐵橋那邊，得先經過一段不算和緩的下斜。雖然只要十幾分鐘的路程，光想到要回來要走同樣的斜坡，還不見得馬上能在橋邊找到溫泉所在，興致就被耗光了……

文字可能看不出來，但離開馬赫坡後，我已走了四十分鐘；平時缺乏運動的我，那時正覺得大腿開始僵硬，不伸展一下就走不下去呢。這種狀況，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餘裕去考慮溫泉的事。

大約再十五分鐘，我來到雲龍橋——現代的鋼結構拱橋。橋的兩端都有寫實風格的賽德克人胸像。過橋時，從溪谷吹來的強風幾乎把我的帽子吹走。雖然理性上知道安全，但我緊抓著帽子，還是有種被吹飛的恐懼。

這座橋，或說這個位置——佐藤春夫也曾路過。

我在途中經過兩座吊橋。其中有一座差不多有一町這麼長，同時還是懸掛於斷崖與斷崖之間。這吊橋是用鐵線絞成，不過聽說之前的是蕃人用樹藤編成的。

另一座橋我不確定在哪，但那個一町長的鐵線橋，大概就是雲龍橋的前身吧！霧社事件時，為了抵抗日軍進擊，參與起事的賽德克人將鐵線橋砍斷了。

看著橋下的萬丈深淵，我感到內心軟弱的部分都翻騰起來——少了這座橋，日軍大概會感到困擾吧！但這終究沒有阻止日軍，他們直逼馬赫坡，賽德克人只能一退再退。

根據橋邊的石碑，這座橋在戰後本來叫龍雲橋，是為了紀念抗日將軍龍雲。為何根據抗日將軍命名？依我個人猜測，或許是對改這名字的人來說，所謂的「抗日」都是同一回事吧？但這是十分危險的舉動，會窄化賽德克人的抵抗脈絡。說到底，賽德克抵抗的不是單一民族，而是權力的壓迫啊；如果現在漢人以同樣姿態壓迫他們，他們也有抵抗的道理，是不是日本，根本不是什麼重大問題。

諷刺的是，後來這位龍雲將軍投共了，中華民國容他不得，就把龍雲兩個字倒過來，改為雲龍橋——該怎麼說呢，還真是不乾不脆！

雖然現在是拱橋，不過鐵線橋時期的橋塔還留在旁邊，看來像巨大的墓碑。

九、

我等勢將見殺。蕃人出役者眾。遂生此事。我等不能有所為。

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九時

花岡兩人上

蕃人現往各方面。郡守以下職員。全部死於公學校方面。

霧社事件後，在短短幾天內，日本軍隊就重新佔領霧社。在霧社的宿舍裡，他們發現署名花岡兩人的遺書；文字簡短，無可奈何之情卻盡在不言中。

花岡一郎與二郎——霧社事件時，他們的動向一直被日方檢討；日本人覺得賽德克人的行動太有計劃性了，應該是受過教育的人在指揮，說到受過教育的人，自然就想到兩位花岡，尤其是有證詞指出，霧社事件當時，花岡一郎脫掉日本制服，穿上族服，宣示的意味相當明顯——

是的，這兩位花岡，其實是賽德克人。

明明是賽德克人，為何有著日本名字呢？這是因為他們被當成日本統治底下理想蕃人的「示範」；讓他們去讀專收日本學生的埔里小學校，畢業後，也讓他們在公家機關任職，當然也不能忘了日本名字。某種程度上，人生是被規劃好的。其實兩位花岡並非兄弟，只是因為櫻花乃霧社知名風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給兩人都冠上了花岡姓氏。即使已經被「安排」到這種程度，在發生霧社事件後，還是立刻懷疑他們——血統不純啊。

有件事或許值得一提，前面提過的埔里詩人巫永福，與花岡二郎是同學。在《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中有這麼一段：

一九二五年，我從埔里公學轉讀埔里小學六年級。為何要轉讀，我完全不明瞭，只是順從大人的指揮而已。其時父親在埔里相當有名望，據說日人方面希望加強日台人的親善關係，希望父親照二兄永勝讀埔里小學校的先例將我轉讀。我對轉讀並非願意，因要離開自一年至五年間的親友，又怕在日人學生的新環境中不能適應，幸好轉學時隨而認識唯一非日人的霧社泰雅族花岡二郎。雖然花岡二郎已是大人，我的身高只到花岡二郎的腋毛下，他對我非常友善，在眾多日人男學生中時時刻刻保護我不被日人學生欺負。在新的環境中我為不輸日人學生，更加努力用功，但在作文方面仍然輸於日人學生。二郎的身高有一七〇多公分高，在上額下顎各有刺青不為苦。他在毛筆字、運動方面都是全校第一。

何等純潔的少年情誼啊？不過，巫永福的記憶未必完全正確，因為根據照片，花岡二郎並未刺青。如果二郎與巫永福同年，那五年後霧社事件爆發，花岡二郎不過是十七歲的少年而已。至於花岡一郎，巫永福沒說怎麼認識他的，但霧社事件前，巫永福曾入山見花岡二郎，問過一郎的近況。

一郎早我二年，埔里小學畢業後考進台中師範學校正科畢業，有資格任小學校訓導，遇著小笠原能高郡守的差別待遇，不肯任他為霧社小學校的訓導，任他為巡查。訓導是判任官，巡查是雇員，社會地位與待遇相差很大，相當不滿與怨恨。

霧社事件時，巫永福在名古屋，他在報紙上看到這事，立刻就聯想到一郎對差別待遇的不滿。當然，日本報紙上不會提差別待遇的事，反而認為花岡一郎忘恩負義，政府給他機會讓他去唸師範學校，他卻恩將仇報。

不過幾天後，日本人在荷戈社附近的森林發現二十幾名賽德克人自殺，花岡一郎、二郎赫然在其中；某份文獻裡到，花岡一郎是以切腹的方式自殺，有如日本武士。在死之前，他先絞殺兒子，再以蕃刀割開妻子咽喉，安置好兩人屍體後切腹。

難道一郎還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嗎？這發現立刻翻轉了兩位花岡的評價，人們開始說他們並非首謀，也沒有協助策劃，只是無法阻止族人暴行，不得不自殺。當然，這全是事後諸葛，沒人知道當時他們是怎麼想的。要是真的忠於日本，為何與族人一起自殺呢？況且霧社事件前，還有兩花岡到荷戈社教族人怎

麼用槍的傳聞——我不是說他們一定是共犯。只是，被夾在族人與國家之間的兩位賽德克人，內心想必非常糾結，絕非理所當然的民族大義——那是事不關己的人的風涼話。

巫永福最後見到花岡二郎時，這位童年好友說：「巫君，你去日本留學當然恭喜的事，但你不要認為比人高一等噢。」

賽德克少年是懷著何種心情對昔日好友說出這番話的呢？

花岡等人自殺之處，是當時叫小富士見的山丘。後來為了紀念兩位花岡戲劇性自殺，遂改名花岡山，位置就在春陽天主堂對面。

我到春陽部落，已是下午一點多。原本我打算在此吃午餐，順便休息，卻沒找到餐廳，只得作罷。雖過了正午，村裡還能聽見雞鳴——雞犬相聞，還有卡拉OK——大白天的就開始熱唱了啊！

村裡建築多半是一層樓。如果有二樓，許多是鐵皮屋。也有整棟都是鐵皮屋的。住宅交錯著幾間製茶廠，還有賣茶的店舖，或許是這裡的主要農作物吧？春陽部落的位置，大概是過去的「荷戈社」，但這不表示現在的春陽部落就是霧社事件荷戈社人的後代，因為霧社事件後，參與事件的部落都被強制遷徙到現在的清流部落——當時稱為川中島。

波阿崙、馬赫坡、斯庫、羅多夫、塔羅灣、荷戈，這六個部落全被迫離開故居。

關於霧社事件，許多人聽過馬赫坡，但荷戈在這起事件中一直有不小的影響力。在當代研究中，也有一種理論，認為霧社事件並非莫那·魯道發起，他只是贊同並全力協助，真的煽動起反日情緒的，其實是荷戈社的比荷·沙波跟比荷·瓦力斯——也有這樣的說法。

前面提到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其實也是荷戈社的人，二郎的父親更是荷戈社裡的有力人士；仔細想想，荷戈社在霧社事件裡位置鮮明，也是理所當然，畢竟這是參與事件的六個部落中最接近霧社的部落，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當時荷戈社的勢力不在馬赫坡之下。

春陽天主堂對面，如雨般靜謐的林蔭下，是天主教的墓園。這墓園相當美麗，看來有受到照顧，青草綻放著新生般的光輝。旁邊小路能通往當年花岡一郎、二郎自殺的花岡山，但我看到花岡一郎、二郎自殺處的解說牌時，解說牌

倒在地上，由於被什麼東西壓到而凹了一塊，似是遭到冷落——這裡當然沒有什麼我能置喙的。或許這牌子才剛倒下不久，並不是居民不聞不問，但說真的，春陽部落跟霧社事件的遺族無關，他們確實沒什麼非得繼承記憶的義務。

這些關於霧社事件的解說牌出現在這裡，與其說是賽德克意識的展現，或許更像是《賽德克巴萊》的觀光效應；當然，只是我的猜測。是不是事實，我沒去追究，也不覺得自己有追究的資格。

繼續往霧社。我走在左側，對面有輛巴士從後方緩緩駛來，或許是看我滿臉通紅、汗流浹背，司機打開窗戶大聲問：「要上來嗎？」

「不用！謝謝！」

我提起精神回應。這裡的公車班次並不密集，我很感謝司機有這份心。可是啊，我畢竟是想挑戰步行到霧社啊！

再走十幾分鐘，就能看見萬大水庫——乾涸到讓人啞然，都快見底了！濁水溪來到此處，分成無數條小支流，就像賽車道的終點前，每輛車都以不同軌跡連續過彎，留下千奇百怪的擦痕。如果這是廣大的河床，那確實堪稱奇景，河川時而匯合、時而分散，宛如逆著生長的生命之樹；但這是水庫，當時甚至稱不上旱季！

萬大水庫又有碧湖之稱。幾天後，家母看了我拍的照片，感慨碧湖怎麼變成如此；當年她看見的樣貌，想必是被群山圍繞，在翠綠中閃閃發光的銀色湖泊吧。不過，當年佐藤春夫看見的景色也大不相同，因為萬大水庫是一九三九年才開始建的，別說佐藤春夫，連霧社事件時的賽德克人都沒見過。

那時，大概是猴子在樹上跳躍、流水聲在叢林中迴響的溪谷吧？

霧社近了。

才接近霧社，我就有些意外。剛剛在春陽部落，雖是閒適的農村，但絕對稱不上熱鬧；事實上，連旅遊勝地的廬山溫泉都冷冷清清，我還以為這是蕃地——不，是南投縣仁愛鄉的特色——但並非如此。霧社雖只有一條街，卻比我想的熱鬧多了；便利商店！手搖飲料！還有胖老爹！在佐藤春夫的時代，霧社就是「蕃界裡的大都會」，看來此地政治上的重要性確實沿襲了下來。當時有霧社支廳，現在有仁愛鄉公所，而我要住進的民宿，就在霧社櫻臺之上，仁愛鄉公所後面不遠處。

十、

「這裡的櫻花是在二月裡開的。」

沒說的話，我還以為是佐藤春夫住進俱樂部時，俱樂部主人跟他說的話呢！但事實上，這是民宿主人跟我說的。抵達民宿時，民宿的後院裡有棵巨大的櫻花樹，據說是日本時代就存在的，確實有種蒼勁之感。他說：「我們這間民宿之所以有『二月』兩個字，就是因為這裡的櫻花是二月開的。」

——來的不是時候，真可惜啊！

民宿似乎是改建自日本時代警察或官員的宿舍，因此房間的門很低矮。那是鋪滿榻榻米的房間，擺設很別緻，還擺了些古早的桌遊。房間裡只有電扇，我問「沒有冷氣嗎？」，他笑著說「這裡是山上，不需要冷氣」，他是對的。

民宿主人——雖然長得不像——但他給我一種萊恩·雷諾斯的感覺，尤其是笑的時候。

佐藤春夫是在「霧ヶ岡俱樂部」過夜。這個地方位於當代何處，已經很難考了。他說「**這裡並沒有旅館。為了偶而來此的罕有旅客，才有這個俱樂部的設施。實質上，和普通的旅館沒有不同**」——一九二〇年確實如此吧？但霧社事件發生時，霧社是有旅館的：櫻旅館。櫻旅館主人是曾任霧社分室主任的井之瀨幸助，一九三〇年，霧社事件發生時，他還把賽德克人開槍的聲音當成運動會起跑的信號呢！由於霧社事件後找不到他，眾人以為他遇害了，後來才知道他及時逃跑，受其他原住民部落的幫助，倖存下來。

雖然有人將霧社事件當成整個賽德克族的民族革命，但大錯特錯。首先，賽德克人有三個族群，發起霧社事件的只是其中一個族群，而且也不是該族群全體參與；像離霧社最近的巴蘭部落就沒參加。真要說的話，那時巴蘭部落的頭目瓦歷斯·布尼，才是霧社這邊的大祭司。據說霧社事件前，巴蘭頭目就知道要突襲，但巴蘭部落在姐妹原事件中遭到重挫，不願冒此風險，同時他也保證不會把這件事說出去。霧社事件發生後，有日本人逃到巴蘭部落，被瓦歷斯·布尼收容，追來的族人不敢造次，因此被日本人稱為「仁俠」。

或許有些人把他當成親日份子吧！但原本日本人打算把參與霧社事件的六個部落趕盡殺絕，正因瓦歷斯·布尼居中斡旋，處置才改為遷至川中島，保全六個部落的血脈，這世上，有很多事不是表面上這個簡單的。

離題了，我們回到櫻旅館吧。日本時代的文獻中，曾整理出一張「霧社附近被害狀況圖」，指出櫻旅館位於郵便局對面偏右方；如果郵便局就是現在的郵局，那櫻旅館大概就位於霧社天主堂或霧櫻大飯店對面吧！我之所以想確認櫻旅館位置，是因為在交通不方便的當時，這條街或許容不下第二間旅館，既然如此，櫻旅館會不會就是一九二〇年霧ヶ岡俱樂部的升級版呢？

當然我沒證據，只是猜測。不過一九一六年，《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了曾遊生的〈臺灣見物〉，他住在霧ヶ岡俱樂部，並說俱樂部瀕臨濁水溪，能看到奇萊主峰與合歡山，顯然他住的客房，是靠街道這一側的。〈臺灣見物〉裡，俱樂部的位置與一九三〇年的櫻旅館同側；依我之見，他們就算不是同一棟建築，也不會太遠。

從能高下來後，佐藤也是在俱樂部過夜，但他走到腳起水泡，下山反而花了比上山更多的時間。抵達霧社時，天色已經暗了。那天晚上的俱樂部絕不和平，由於薩拉馬歐事件，軍隊如水之就下，匯集到霧社來，俱樂部裡住滿官員或警官——雖不是戰場，卻也有點殺伐之氣了；外面有原住民玩起騎馬打仗的遊戲，佐藤推測，他們是完成把糧食送到戰場附近的任務，回霧社時感到氣氛熱鬧，便喧鬧起來。

——是的，霧社群的原住民，其實不是薩拉馬歐事件的局外人。

不只協助搬運物資而已，日本人還把霧社群招攬為「味方蕃」；日文的「味方」就是「己方」，在薩拉馬歐事件中，有部分霧社群原住民親臨戰場，拿著日本人配給的槍，射殺薩拉馬歐群的泰雅人。

其中可能包括莫那·魯道。

雖然是妄想——小說家的妄想——但那個晚上，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已經洋溢著戰爭氣息的霧社，除了日本人外，還有從戰線返回的賽德克人；這些人中，會不會有我們意想不到的人物呢？譬如霧社事件中被日本人視為仇寇的莫那·魯道，那年四十歲，在那樣燃燒的夜，他會不會旁觀部落的年輕人嬉戲，沒阻止他們，放任他們縱情玩鬧？這位身穿披風，有著領導者威嚴

的男子，會不會注意到有個跟現場氣氛格格不入，只想著鋼筆墨水用完了，要去買鉛筆代用的年輕男子，那人就是佐藤春夫……？

其實不太可能。

根據《理蕃誌稿》，九月二十日確實有巴蘭、馬赫坡、荷戈、道澤等部落的人協助日軍作戰，其中一批放火燒了佳陽部落。但馬赫坡只有五人參戰，大概不包括莫那·魯道吧？就算包括，二十日發生的戰役，以賽德克人的腳程，也不至於二十三日晚上才回到霧社。

不過十一月二日，馬赫坡、荷戈、波阿崙部落，共三百五十位原住民隨日本軍隊行動，被派去偵查，襲擊了現在谷關水庫附近的烏來魯瑪部落。該部落居民事前察覺到日方蹤跡，帶著財物逃亡，霧社群的原住民追著足跡，與泰雅人開戰，回程時還燒了幾間房子——這場戰役，莫那·魯道或許就在場了。無論事實如何，部分泰雅部落確實流傳著莫那·魯道率人屠殺泰雅人的傳說。

薩拉馬歐事件後，部分薩拉馬歐群的泰雅人離開故鄉，投奔到眉原部落。眉原位於現在南投縣北側，座落於北港溪旁；十年過去，霧社事件後，日本人將參與事件的六個部落強制遷徙到眉原部落附近的川中島——

居心叵測。

因為，對當年被霧社群襲擊、屠殺的泰雅人來說，那確實是深仇大恨！經過霧社事件，六部落的戰力已消滅殆盡，要是眉原部落裡的薩拉馬歐群想要報仇，還真是手到擒來；如果日本人確有這種盤算，那他們恐怕失望了，眉原部落的頭目知道日本人在利用他們內鬥、削弱彼此，不但沒放任屠殺發生，還資助了當時缺乏資源的川中島部落。

看吧，見證了薩拉馬歐事件的〈霧社〉，跟霧社事件確實不是毫無關聯。

其實不僅如此——至少在小說家眼中是如此——佐藤春夫剛到霧社時，曾見到一位穿著日本和服的高大原住民女性，她對一群原住民發號施令，就有人對佐藤解釋：

在很久以前，最初來到這裡的日本人——說起來，好像是個巡查身分的人娶了那女人為妻。但是後來他轉任到其他地方去，把她丟棄不管而逃走了。曾經一度和其他種族結婚的女人，不管有什麼理由，都不能再回到她所出生的蕃社去，這乃蕃人的社會制度之一。她被孤零零地遺棄，且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同

族的地方去，後繼而來的官員對此感到同情，同時也覺得攸關內地人的面子，於是決定雇用她當公所的蕃語通譯。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在提到霧社事件的遠因時，時常提到莫那·魯道有位妹妹特娃絲，她嫁給日本巡查近藤儀三郎，後來儀三郎被調到花蓮港，在那裡失蹤了；日本官方認為儀三郎並非死亡，只是失蹤，因此沒給特娃絲撫卹，且不論儀三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在旁人看來，就是特娃絲被遺棄了，這觸怒了莫那·魯道——堂堂頭目的妹妹，竟受到這等待遇！有篇文章說，無法回到原部落的特娃絲不得不在霧社討生活，而儀三郎在一九一七年失蹤，不過是佐藤春夫來臺灣三年前的事，難道……佐藤在霧社看到的這位原住民女子，就是莫那·魯道的妹妹，特娃絲·魯道嗎？

不不不，這很難說。在日本人的理蕃政策中，蕃地警察與原住民女子結婚很常見，女方被遺棄也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或許當時霧社不只一、兩位被日本警察遺棄的女子。

可是可是——也有一份資料說特娃絲後來日子並不好過，兩個女兒相繼病死；在〈霧社〉中，那位原住民女性也有兩個女兒！這是巧合嗎？真會巧到這等程度？——不過，這也只是小說家的獵奇心理，要找到並非如此的證據，也不是沒有。特娃絲跟儀三郎是一九〇九年結婚，如果馬上生小孩，那大女兒在一九二〇年也才十歲而已。可是，佐藤春夫遇見的那兩位少女，年長的大約十五、六歲，這可對不上啊；當然，小說家可能會說，佐藤春夫可能沒有正確辨識混血兒年齡的能力——是有可能。但說到底，不過是小說家的妄想罷了。

那個晚上，佐藤春夫被兩個少女的其中一位被拉到一間房子裡——那位少女有何打算，直到〈霧社〉最後都是個謎團；佐藤先是覺得少女要招待他，又懷疑少女要賣春，聽少女向他打聽軍隊的事，又懷疑她是間諜。總之，害怕少女不懷好意，他從屋子裡逃出，走到附近的小丘上。這個小丘，是他前一天參觀蕃人的小學時經過的。這個小學，會不會就是「霧社公學校」呢？根據《臺中州教育年鑑》，霧社公學校創立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改名為「霧社蕃人公學校」，一九二二年再度改回「霧社公學校」；對殖民地學制不熟悉的佐藤，確實可能以「蕃人的小學」來稱呼吧？

若是如此，他參觀的這間學校，就是十年後霧社事件的屠殺現場。

他們被灌輸著在他們的世界裡無法想像的其他的概念。而灌輸者與被灌輸者之間的苦心，實在是值得無以復加的同情……（中略）……若是沒有最後的

兒歌教唱的話，這個早上的我的小見聞，恐怕會把我的心情永久地導向奇妙的不愉快吧。

佐藤對教學現場有著這樣的感慨。

霧社事件起事的族人中，應該也有這所公學校畢業的，當年他們就讀這所學校時，也沒想到這所學校會被鮮血沾染吧！霧社事件發生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是因為臺灣神社的祭典在十月二十八日，那是殖民地的大事，根據慣例，霧社地區會有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公家機關的眾多長官，包括能高郡守也會蒞臨，長官巡視殖民地教育成果，這無疑是「殖民」的高潮；在這天反抗，實在是理所當然，也極有象徵意義。

據說當天，花岡一郎演奏國歌時雙手顫抖。

霧社公學校現在已非學校，而是臺灣電力公司萬大發電廠第二辦公室。由於不對外開放的，我站在外面也看不出什麼所以然。總之，沒什麼當年的痕跡了。佐藤經過的小丘，既然位於俱樂部到公學校間，我們也不難推測，這個小丘就是現在的霧社櫻臺——我過夜民宿之所在。

那確實是能將整條霧社街一覽無遺的地方。

不過現在大概不容易吧？登上櫻臺的樓梯旁，有個「歡迎蒞臨仁愛鄉」的看板，還有半層樓高的LED螢幕。是否美觀，我就不評論了，但擋住從櫻臺眺望霧社街的視野，在我看來真是令人疑惑的設計；雖然看板旁的平臺還是能眺望街道，但要從櫻臺中心直接觀覽霧社街，遮擋視野的平臺的欄杆看板，就難免讓人覺得不夠清爽。

晚上八點，在民宿用過非常豐盛的晚餐後，我在櫻臺散步。

霧社依舊燈火通明，不愧是仁愛鄉的大都會。

黑夜裡，隔著濁水溪，對面山頭閃耀著一排排光輝，像城堡的輪廓；從方向看，大概是廬山溫泉吧？更後面的深山是馬赫坡岩窟——反抗者棲身的最終堡壘。為了殲滅他們而出動的飛機，或許也曾飛過這霧社的上空吧？和平如幻夢。而眼前的景色，就是那樣的幻夢。遠處有輛車子開著明晃晃的車燈下山，平穩的引擎經過，稍微有些寂寞。幾個人排隊買鹹酥雞，旁邊圍著好幾隻土狗，不會是在等誰餵牠們吧？我到便利商店買了一瓶礦泉水。

佐藤確實備受禮遇——但不知為何，這時我沒這麼羨慕他了。

十一、

隔天早餐在清境農場那邊。

早上六點就要起床，我本想拒絕的。但當民宿主人理所當然地問「明天要載你嗎」，我實在不好意思說「放過我吧，我想睡到十點」——當然，這跟他讓我想到了萊恩·雷諾斯毫無關係。

除了我，還有兩位房客沒開車來，民宿主人因此開廂型車載我們到清境。一路上，我看到至少十幾個人騎自行車在山路奮勇邁進，有些像專家，譬如戴安全帽、穿運動服、車上有裝礦泉水的支架之類的，也有人看來就像出門買菜，居然到了這種地方。

「他們應該是從埔里上來的。」民宿主人說。

「埔里？這麼遠！」

埔里到霧社至少二十幾公里，大部分還是上坡！民宿主人說，是啊，現在騎到這裡，大概四、五點就要從埔里出發了。他解釋，這條路似乎算知名的自行車路線，而且不算困難，之前有個自行車比賽，從花蓮騎到合歡山，有選手住進民宿，所以他跟選手聊過天；據選手說，從花蓮上來的路難多了，跟這條路比，就像暑假作業跟寒假作業的差別。

絕妙的比喻。

往清境農場的方向，會經過過去的羅多夫社；他們也是參與霧社事件的部落之一，同樣被遷徙到川中島——但清境農場本身，過去似乎並沒有原住民村落。這是民宿主人說的。現在清境農場的居民，其實是孤軍的後代。

還真沒想到會在深山裡聽到這名詞。

說到孤軍，我想到的是電影《異域》；雖然當時年紀小，沒看電影，只是略有耳聞，但要是沒這部電影，我可能聽都沒聽過。我對孤軍的歷史全然不瞭解，說什麼都是班門弄斧，只知道大概是國共內戰後期，一批中華民國國軍潛

伏在雲南、緬甸、泰國等地，繼續對抗共軍——總之，中華民國是以英雄敘事在描述的。

根據民宿主人的說法，由於國際情勢，孤軍被中華民國政府召回，需要地方安置，就把一群人安置在清境農場這邊，並要他們開路；這也讓我恍然大悟，前一天在霧社時曾見到泰緬料理，不記得名稱了，當時還疑惑為何會在霧社？如果是孤軍，就不難想像了。

仁愛鄉公所介紹清境地區的火把節，也反映了這個脈絡。

擺夷族（火把節）

仁愛鄉擁有多元族群，1961年有一批隨著國民政府遷移來台之異域孤軍，其眷眷居住於清境地區，即為滇緬邊境撤退來台的少數民族，包含擺夷族（傣族）、哈尼族、苗族、拉祜族、傜族、佤族、布朗族、瑯僳族、回族和彝族等族群，其中以擺夷族人數較多，並在博望新村定居，讓清境地區染上一抹獨特的雲南文化風采。

每年10月底期間舉辦，象徵薪火相傳的火把節，成為清境地區的年度盛事，包括類似民間辦桌的「長街宴」，品嚐橋米線和包料魚等傳統美食，亦有孔雀舞等民族舞蹈，眾人於火把晚會高舉象徵薪火相傳之火把祈福。

這是否真的符合當地傳統，我也不確定；但聽朋友說，因為孤軍的形象，當地的雲南菜很有名，有些人根本不會雲南菜（很合理，畢竟軍隊是去作戰，不是學習當地文化），為了符合觀光客想像，他們特別去學了……這也算是「凝視」迫使對方成為其想像模樣的案例之一吧。

早餐是在另一間民宿的餐廳，窗外視野非常好，空氣澄澈到對陽光來說毫無阻力，彷彿能穿透一切；不遠處的豐饒田地，竟像是雪地反射，作物表面的油脂閃閃發光，直刺雙眼。不過，畢竟在農地旁，蒼蠅數量也相當驚人，走道欄杆貼了四張黏蠅紙，成果豐碩。

餐點沒什麼好抱怨的，是結合中西餐飲的Buffet。

回霧社後，我開始準備第二天健行。忘了為什麼，應該是有原因的，民宿主人提到附近有霧社事件罹難者的墳墓或之類的東西。我很意外，民宿附近就是莫那·魯道紀念公園，顧名思義，就是讚揚霧社事件——不，正確來說是讚

揚抗日吧！前面牌坊寫著「碧血英風」云云，濃濃的漢族色彩。霧社事件罹難者與此立場根本相反，這兩者能在附近並存嗎？

「我本來也不知道，」民宿主人說，「有次一位日本旅客來，拿著日本的地圖，問我這個地方在哪裡，我才知道有這地方。我們的地圖沒有，但他們的地圖上是有標注的。」

那個地方，就在仁愛鄉清潔隊旁邊，有條小路能上去，如今已是荒煙蔓草，只剩石製的方形基座。此地過去似乎有「霧社事件日本殉難殉職者之墓」——說是墓，或許更像是紀念碑，那是巨大的石頭圓柱，看來跟阿里山的樹靈塔有點像，但戰後被破壞，現在只剩幾張意義不明的桌椅；這種地方，實在不可能有人特地來坐坐，草都比腳踝高了，放桌椅有何用？或許這也算是某種對歷史的塗抹吧？如果剩下一個基座，或許會讓人好奇原來有些什麼，但上面擺著些東西，就沒這麼令人起疑了。

——即使如此，也太缺乏維護了。這樣的地方還有日本旅客前來？但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家人、祖先就是死在霧社，會來此憑吊也很自然。他們有他們的敘事。

清潔隊所在的路口，正好就是通往奧萬大的交叉口。另一側的上坡路，過去是通往巴蘭部落的。往下的大路，則朝著眉溪、埔里——也就是佐藤春夫的來時路。

我往眉溪前進。一路上車來車往，很不適合行人。沒多久是一段S形連續彎路，佐藤也在文章裡提過。不過，有個交通號誌寫「連續彎路十八公里」——認真的嗎？快彎到埔里了吧！對駕駛來說，虛數跟誇飾可沒有參考價值啊。

這段路的山勢並沒有可觀之處。雖說如此，這景色也與當年佐藤春夫所見大不相同；峭壁處處可見用水泥砌出的網格構造，大概是水土保持工程吧？上方還是有樹林，不仔細看可能不會注意，但仔細看的話，就會覺得光禿禿的相當無趣。其實不只這裡，從廬山溫泉那段路開始，就時常見到這種工程的痕跡。

或許這種工程是有必要的。我也不是什麼自然風光至上主義者。不過，這段路沒有百年前的野趣，也是事實。

轉幾個彎，開始能隱約在靠近溪谷的那一側聽見溪流聲，大概是眉溪的聲音。不過，要看到河道並不容易。連續彎路結束後，能隱約看到眉溪彎成く字形的河道處，有個小小的露營地，停滿車子，旁邊還有方形水池，呈混濁的綠色，大概是死水吧？對面山勢頗為陡峭，顯然有土石流的痕跡，就在露營地對面，讓人有些膽戰心驚。

經過一座橋，底下應該有溪水流過，但已徹底乾涸，像埋著石塊的泥流，還有樹枝落在裡頭。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總算到了能直接看到溪流的高度。在一座現代橋邊，保留了一座舊的拱橋，大概是被新橋取代後就荒廢了吧！樣式古樸，以石頭鋪成道路與護欄，看來十分可愛；由於沒在使用，上面滿是生意盎然的野草。

沒多久，就是傳說中的「人止關」。

到了這裡，景色確實有讓人心悅臣服之處，就像整塊的岩石從地面猛然穿越而出，朝著道路中心壓倒——是赤裸裸的懸崖，但仔細看，還是有水土保持工程的痕跡。剛剛一直與道路相伴的眉溪，現在被這面懸崖給擋住了，左手邊則是峽谷，底下的溪流會在不遠處與眉溪匯合，大概有三層樓高吧！峽谷對面也是峭壁，高度我無法計算，只能說，那簡直像是巨人用斧頭鑿出來的，每一道斧頭的痕跡，經過千萬年都還清清楚楚。要說有所謂的野趣，可說是直到這裡才真正見到。

「人止關」——人啊，就只能抵達這裡，再過去便是非人的境地——何等氣勢不凡！一九〇二年曾發生「人止關之役」，那時日本打算試探霧社群戰能力，從埔里帶著軍隊上來，在人止關遭東眼、西坡、巴蘭等部落反擊。峽谷與懸崖拱起的窄道，確實像一道關卡。在這裡，日本人被賽德克人重挫，甚至被追擊，從此「人止之關」的名聲就傳開了。

但說到底，這名稱不是很平地人中心嗎？人者到此為止，那上面的難道不是人嗎？不是人，就只能說是超人了吧！

人止關離眉溪公車站不遠，大概再走十分鐘吧。往前走一些，過了東眼橋，左手邊有處高地，那裡就是過去的眉溪駐在所。百年前，佐藤春夫聽聞薩拉馬歐事件細節的茶店，大概也在附近吧！當然，現在看不出什麼痕跡，別說茶店，臺車道的蹤跡都沒了。

眼前是筆直的下坡路。

來到這裡，我終於可以踏上歸程。

十二、

離開霧社後，佐藤先是到臺中、彰化等地，之後又到臺北，住進了M氏的家。這位M氏，正是《臺灣蕃族誌第一卷》的作者，臺灣第一蕃通森丑之助；事實上，在佐藤春夫的這趟旅程中，他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因為佐藤春夫的行程安排，正是根據森丑之助的建議。

在打狗時，台北的丙牛先生再三來鴻，提到要讓我能在最短十日內看盡台灣該看的地方。隆情高誼，意誠言懇；我則完全依照他的安排而行。現在我還保存著他的大函。我所走過的路徑與行程、日期，信中寫得相當明瞭，我則在情況許可下，盡量遵守先生為我訂的計畫，沒有做多大變更。

剛閱讀《殖民地之旅》時，我因為能看見百年前的臺灣，內心相當欣喜，連連在工作室裡向同伴推薦。閒聊間，我說佐藤春夫怎麼品味這麼好，他去的地方，都是我們也會想去的地方，他來臺灣前不是對這個南方島嶼一無所知嗎？

後來看到森丑之助——啊，服了。畢竟是臺灣研究的大前輩啊！在〈霧社〉中，佐藤是如此介紹森的：

他是一個隱姓埋名的好學之士，同時也是一個探險的實地踏查者，據說，對這個島上的蕃山踏查，沒有比他更深入的了。而且最令人吃驚與肅然起敬的，乃是在踏查時，始終身不帶寸鐵。

這樣的人物，佐藤是怎麼認識的呢？

意外的是，這次不是官方引薦，而是邀他來臺灣的同鄉好友東熙市介紹的。其實以官方的立場，說不定還不希望佐藤見到森；如果他們希望透過作家宣傳殖民地的治績，太瞭解實情的人未必對此有益。

當時森在總督府博物館擔任代理館長，這間博物館就是現在二二八公園裡的臺灣博物館。我與這間博物館也有些淵源，替代役時，就是在這間博物館的某組別服務，可惜辦公室不在館內，而是館前路的辦公大樓。直到現在，要查日本時代的蕃地、駐在所相關論文，仍時常看見當時同組前輩林大哥的名字。

總之，替代役的經歷，多少也增加了我對森的親近感。回到一九二〇年，當時二十九歲的佐藤春夫，就是在這間優雅、厚重的典型文藝復興風格建築裡，第一次見到矮小、跛腳、態度溫和友善的森丑之助。

能擔任博物館長，就表示森當時已有一番成績；「蕃通」是他的其中一個面向，但遠不止於此。總督府博物館是自然史博物館，現在臺灣博物館的定位亦然，在這方面，森的建樹也相當卓越。他深入臺灣山林，帶回眾多罕見的高山植物——這不見得受同僚所喜，因為他動不動就入山搞失蹤，但說到成就與貢獻，是沒人能質疑的。現在，臺灣至少有二十種高山植物是森丑之助發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跟讀者說這些，是希望讀者能理解，如果只以「蕃通」來認識這號人物，實在太片面。

只透過佐藤春夫的目光也是。

在森丑之助家中，佐藤向森提到這次能高之行聽到的薩拉馬歐暴動，身為瞭解原住民文化、習俗的人，森自然十分感慨，同時敏銳地指出總督府與原住民間衝突的根源；佐藤如此引述：「**M氏更舉出蕃人們一直以自成一國自任的事實，向我說明對蕃人而言，在他們之上尚有統治者是無法令其了解的。**」

這番話乍看之下，像是在說原住民很笨，所以才「無法了解」，其實並非如此。不如說，既然自任國家，那是理所當然之事；如果原住民的最高領導者是祭司、頭目（或之類的稱呼），而日本政府外於這個權力體系，無法進入體系的內側發揮效果——無法越過部落首腦直接命令某位部落人士，那對部落來說，日本人單方面宣稱統治他們根本毫無意義，甚至是莫名其妙的。

舉個極端的例子吧。如果外星人突然造訪地球，單方面宣布這個太陽系已歸某某星際帝國管理，這種亂七八糟的宣稱——地球人能接受嗎？如果外星人下令，「美國，槍枝太危險了，給我禁止一般人合法持有槍支」，美國人會接受嗎？想當然會生氣吧！即使有人支持槍枝管制，但這個國家有民選總統，也有國會可以修改法律，憑什麼要聽外星勢力的？

最初，外星人可能也會有些不解，但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妨礙他們統治這個星球的，正是「國家」這種概念。「國家」會妨礙人們認知到自己是「某某星際帝國」的人，不只制度，還有國民自認為是國民的依據，如習慣、語言、文化，這些都是阻礙——

於是，外星人提供尖端科技，以此名義建立起文明與野蠻的分野，要求所有地球人改正其行為；譬如，不分男女，所有人都該將頭髮留到腰際，這時，某些主張男人就該有男人的樣子的人就抗議了，但外星人不管，總之，所有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都是不文明的。這只是第一階段，其最終目標，是弭平地球所有差異，讓所有人都自認為是某某星際帝國的人，講某某星際帝國的官方語言，用某某星際帝國的官方教科書，文化歷史都只有單一版本。這一切與自由意識無關，完全是某某星際帝國的恣意妄為。

不想被不知哪來的外星人消滅自己的認同，這真的是愚笨嗎？我不這麼想。所以原住民不融入現代國家，本就是理所當然的，油也不會溶於水。

但事實上，油可以溶於水。

化學先擺一邊吧，至少，部落的風習是能用權力強制改變的——總督府就是這樣做。但，這也正是霧社事件的遠因。森曾跟佐藤說，原住民與政府的衝突，正是由於「**一般蕃人的習慣一切被漠視，也因此而屢屢激怒了他們**」。某種程度上，森預言了霧社事件。

賽德克族有所謂GAYA——

硬要解釋這個詞彙，包含了祖訓、傳統、法律、生活習慣等概念。看似複雜，其實就是生活方式有了共識，就會形成約束性，進而成為習慣法，甚至變得具有宗教性質，不可動搖，像是西方的「十誡」。日本統治時，又禁止紋面、又禁止出草——我不是說應該維持出草傳統，但出草適不適合當代社會，部落可以自行思考，不必把人當成沒有思考與反省能力的動物——總之，總督府是懷著要把賽德克人變成日本人的念頭，以權力逐步否定其傳統，實現真正的臣服：忘記什麼是賽德克、什麼是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

因此，霧社部落的反抗，可說是為了「人的尊嚴」。

其實這是場必敗的戰爭。莫那·魯道親眼看過日本人的科技力量，他會不知道反抗幾乎等於族群滅絕嗎？但有著高度社群性的他們，難道要眼睜睜看著傳統的約束力在自己這一代消失？他們做了選擇，他們決定要——不，我還是不要過度揣測吧。戰爭的發端，有時未必有真正的理由，更多是細瑣往事的累積；當仇恨爆發的時候，仇恨的緣由是什麼，或許已不重要。

日本時代結束了，原住民就得到自由、解放了嗎？很遺憾，我無法這麼認為。

接下來要說的，或許會讓部分讀者感到不快吧？不過，光是戰後強迫原住民改漢名，就可窺見國民政府對原住民的心態——有件軼事，或許可作為代表。一九七〇年，中華民國內政部發了一張褒揚令，如下：

查南投縣民莫那奴道（即張老）於日據台灣時期（相當民國十九年）領導本鄉霧社山胞起義抗敵先後數戰斃敵百餘終以眾寡懸殊彈盡援絕全部殉難其志可嘉特予褒揚以慰英靈此令

張老是誰啊！

就算褒揚原住民，也不過是將他們當工具，用來滿足漢族民族主義的敘事。其實，這種將原住民當工具的癖性，在當代漢人中也不罕見；雖然在《賽德克·巴萊》後，是有更多漢人同情原住民的處境了，但近幾年來臺灣意識抬頭，就開始有人把原住民當招牌，譬如某開幕儀式請原住民上台唱歌，歌聲真的是美極了，也令人陶醉，但人們有更關心原住民土地流失、母語瀕危的問題了嗎？將原住民當成臺灣的象徵，轉頭卻嚷嚷著原住民加分不公平，這種事真的見太多了。原住民要恢復傳統姓名，還有人說記不起來，彷彿他記憶力不好這件事很重要似的。前陣子某獎項的評審委員，因為入圍名單的節目跟原住民相關，就發出「吼吼吼」的低叫，說「你們是不是這樣叫？」，或許當事人真的覺得風趣吧！不過，那正是歧視的心——

不，或許不是歧視。

「不是人類」，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想法。人，總是將非我族類當成人類外的生物。

這還不過是意識形態。最大的問題，或許是國家存在本身，就是對原住民的剝削這一事實吧！十幾年前——是相當近代的事——曾有個「蜂蜜事件」。事情發生在阿里山，當時，鄒族頭目與家人正要去奔喪，途中看到有輛車子裡放了一桶蜂蜜，懷疑是竊自林班地，便要求一起去警察局，但對方拒絕了。依照傳統，他有權利，也有義務管照山裡的事，就跟對方互留車號，在對方未反對的情況下，將蜂蜜扣押下來，打算處理完事情再去報案，結果對方卻控告他搶奪蜂蜜——

事情發展至此，蜂蜜究竟是不是偷竊的，已不重要。整件事最可悲的地方，是在審訊的過程中，警察跟檢察官只把這位鄒族頭目當成不懂法律的笨蛋，還質疑他為何不講國語。但事實上，是鄒族傳統跟中華民國的律法不同；據說這位頭目在法庭上說：

我們的土地是Hamo賜與的，它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份，侵入我們的土地，就是侵入我們的身體，我們將會用生命保護它。

哈莫是鄒族的創世神。頭目所說的，是無法扭曲的神之律法吧？要是扭曲的話，還能是自己嗎？然而一般的漢人，卻覺得是原住民佔地為王。

——因為鄒族也是中華民國的成員，所以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法律？

或許吧。但要是同意這句話，那按照中華民國現況，光是國家與其法律存在，就是在剝削原住民了。因為國家可以動用國家機器，將原住民傳統輾壓成國家的形狀啊！就算有一天，漢人對原住民沒有任何偏見、充滿善意，國家也會繼續運作，直到將這座島原本的居民磨成粉，加水捏成「現代人」的樣貌，再把剩下的粉末拍乾淨。

一定有讀者覺得我是在危言聳聽吧。

不過，如果某種不合理的怪象確實存在，只是覺得不嚴重就沒必要糾正，我可不覺得這是值得大聲堅持的主張。況且，要怎樣才會覺得不嚴重？

但最關鍵的問題——怎樣才合理、才公正，我還無法回答。森丑之助或許有答案吧！這不是我能知道的。不過，即使他有答案，也不能代表現代人；要是他的觀點比現代人還先進，那這一百年的光陰，還真是虛擲了。

本文的最後，我想回顧森對薩拉馬歐事件的看法。關於此事，佐藤筆下的森丑之助沒有多加解釋，只說「**事件的起因若不追溯到十年前佐久間總督率軍嘗試全島蕃地縱斷強行軍之事而想得知其真相是不可能的**」——

為何他不仔細說明呢？

所謂的「全島蕃地縱斷強行軍」，大概是指「五年理蕃計畫」的種種措舉吧！當時有一條路被開出來，橫越中央山脈，從宜蘭開到臺中；宜蘭溪頭群的泰雅族奮力抵抗，大甲溪上游的薩拉馬歐群跟斯卡謠（Sqoyaw）群也協助他

們。畢竟，這條路再開下去就要進入他們的地盤了。差不多在一九一三年左右，日軍與大甲溪上游的泰雅族交戰，結果當然是以泰雅族敗北收尾。

「當時對撒拉馬奧的處置，甚至有人批判是失政」，森跟佐藤這麼說，但我一直沒找到是何等失政的處置；只是，這段時期似乎發生了「佳陽事件」——

說「似乎」，是因為在官方文獻中，我沒找到此事的紀錄。佳陽地方的人似乎記得，但只有口頭流傳。換言之，這是個全貌相當模糊的事件。

佳陽部落是薩拉馬歐群的一份子，過去住在佳陽沖積扇，日本人與他們交戰，隨之說要和解，就在一間屋子裡請他們吃喝，等他們喝醉了，就放火把屋子燒掉——關於這件事，我找到的版本眾多，除了年份不同，有些只提到屠殺，沒說發生了什麼事。但要是細節，就是這類用酒宴把人騙進屋子裡放火的故事。結果佳陽部落菁英全滅，剩下的四處逃竄，不得不在別的地方定居，而原本居住的佳陽沖積扇，則成為不祥之地，被稱為「惡魔島」。

這讓我想到了〈魔鳥〉。那位少女碧拉居住的部落附近，也發生過類似的事——

那時一個非常大的不幸正降臨到這個蕃社。這乃是，在蕃人們一無所知之間，某個文明國的軍隊的長蛇似的隊伍不知何時起已進入他們的領土，貫穿蕃人的土地做大行軍。那是蕃人們無法想像的，人數相當多——是令他們對平地會住這麼多人而大感吃驚的人數。這群從平地來的人對蕃人做出了令人不解的無道理、大膽的行為，他們完全毫無理由地命令不反抗的蕃人說：你們投降吧！還命令蕃社的男人全部集中到一個建築物以表示屈服。他們說「蕃人中，男的全集中過來，集中到那裡的話，我們就認為那些人是正直的歸順者，會分別發給禮物，不到指定的地方來的，就當作是反逆者而加以討伐。」蕃人們看到那麼多拿著武器的人，還驚魂未定呢！突然接到這個不明意義的命令，不知如何是好，無法判斷。結果想，總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唯命是從，別無他法。於是他們聚集到了被指定的建築物裡面，約有八十多人。在完全封死的那個建築物外面，突然，火燒了起來。裡面的蕃人們全都被燒死了。軍隊解釋道：「這個蠻社的蠻人們在平常就是最兇暴的一族。」然後，離開這個蕃社繼續行軍。

當初看到這段故事，我就有許多疑問；譬如，那建築是哪來的？能容得下八十多人的建築，要憑空在這深山裡建造出來也不容易吧！不過這只是小問

題。最大的問題是，為何日本軍隊要行軍到這個地方？為何突然將這個蕃社的人殺死？

如果那個軍隊就是「全島蕃地縱斷強行軍」——就可以理解了。

我突然想到一個可能。

〈魔鳥〉的這段故事，難道是以佳陽事件為原型嗎？他從森丑之助那裡聽說這個版本，便化用到故事中；薩拉馬歐群確實很可能流傳魔鳥傳說，雖然沒有他們本身的紀錄，但更上游的斯卡謠群，曾因為某個小部落有養魔鳥的嫌疑，就將那個部落的人全部殺光；如果薩拉馬歐群聽說過魔鳥傳說，絕非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說——

少女碧拉他們的部落，很可能就是薩拉馬歐群之一。

在〈霧社〉裡，佐藤說森沒有多談，但會不會森所說的，比佐藤願意透露的多呢？畢竟直言某人批判總督府，對當事人可不好。但透過〈魔鳥〉，佐藤春夫順著森的意見，指控總督府曾做出如此殘酷之事，並交代了薩拉馬歐事件的遠因，有沒有這種可能……？

這都是我的胡思亂想！但要真是如此啊——佐藤春夫，或許是比我原先想的要俏皮，也更尖銳的人呢。

附錄

能高越嶺道西段

天池山莊，一九二〇年被稱為能高駐在所——但也只是位置相同罷了。當年那個被稱為「能高檜木御殿」，供佐藤春夫渡過一夜的高級檜木建築，已在霧社事件被賽德克人燒毀；後來雖然重建了，但已不是佐藤當年所見景色。要說還能見到的，頂多就是那片亙古的山林吧！但在怪手、砂石車陸陸續續挾進步之名入侵深山的現代，那片山林還是百年前的景觀嗎？我也沒這麼樂觀。本以為還能存在數十年的事物，轉眼間就荒廢傾頹，或被搗毀變造；這等成住壞空，或許才是世間的常態。

現在的天池山莊位於能高山北鞍，海拔二八六〇公尺，已進入容易發生高山症的範圍。在眾多登山路線中，據說能高越嶺古道算是老少咸宜，天池山莊的設備，在山屋界更是五星級的水準。聽到這些，我本該早點規劃能高越之旅，不過呢，我一直對入山有種抗拒，像擔心體力不足啦，或聽太多山難故事，害怕心慌，也擔心高山症；總之，好不容易下定決心時，卻發現天池山莊要整修，還一口氣整修好幾個月！等公告的維修時間結束，居然又公告要再延長；那時我正在趕稿，完全在地獄裡，如火如荼，只好麻煩妻子W代為處理。結果W一下子就搞定了，包括民宿、山屋、交通等，真是風捲殘雲；而我則像是個漢人傳統男性，只會出一張嘴，根本派不上用場。

這次同行的人，除了妻子W以外，還有小說家R、她的伴侶D，另外還有G；她是W在獸醫院的同事，也是登山的前輩，對初次擔任領隊的W來說，算是定心丸一類的存在吧！行程規劃——這裡不詳加說明了，前半部跟到廬山溫泉差不多。在溫泉站前，司機問「有人要在溫泉下車嗎？」，沒人回應，他就倒車出來，在剛才的交叉口左轉。從那邊到廬山，公車大概要十幾分鐘。

不過，中途下起了雨。

大概是從霧社開始下的吧。雖不是大雨，卻也讓人擔心前往天池山莊時是否也是這樣的天氣。今天是四點開始下雨，如果明天也是同樣時間，早點出發應該沒問題吧？我們在廬山公車站略帶不安地討論著這些時，R說要去雜貨店買水，順便買雨衣，我也心虛地附和要買雨衣。之所以心虛，是因為對瞬息萬變的山中氣象來說，雨衣當然是必需品，我早就知道了，原本想在臺北車站或埔里買，想不到行程匆匆，居然都忘了；無論如何，這絕對是早該處理完畢，

而不是到了登山口附近才做的事。果然，G雖沒說什麼，還是露出了不以為然與難以置信的表情——居然沒在事前準備雨衣？

撇開行前準備嚴重不足的不安感，這山村倒是帶給我們不少驚奇。

往上坡走去，好幾間店都叫「富士」什麼的，應該是因為日本時代將波阿崙社改名「富士」吧？那些招牌的年代感，說有五十年以上大概不誇張。我們走進其中一間店，看來昏昏暗暗的。

「請問有雨衣嗎？」

我不期待有人回應，因為店裡看來根本不像有人，然而老闆從哪裡冒出來，說著「有啊有啊，一個五十元」，看來精神很好，與這陰暗的店面不相符。她把燈打開，看來剛剛的陰暗都是省電所致。這時D發出驚呼。

「啊，這是什麼？好可愛喔！」

只見平凡無奇的鋁窗邊，有個五十公分左右的玻璃罩，裡面竟有隻飛鼠標本；不，不只飛鼠，還有其他東西。老闆高興起來，笑咪咪地說：「是啊，牠毛皮是白的，很難得！所以我們把牠製成標本。」

看來確實栩栩如生。

「那這是什麼？」D指著飛鼠旁的白色頭骨。

「這是山豬骨頭，」老闆說，然後指著某個Y字形，漆黑到發光的物體，「這是羊的角。」

——該說不愧是部落的雜貨店嗎？展示這些標本，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屏風後還有隻水鹿頭部標本，該有上百公斤吧？張揚的鹿角姿態十分優美，我們圍觀著標本，也只能讚嘆了，R指著標本說：「你看，水鹿的眼睛下面，不是有個像淚痕一樣的痕跡嗎？遠遠看就像眼睛一樣，因此也有人說鹿有四隻眼睛。」

在我們著迷於標本，差點把時間給耽擱的時候，W已連絡上民宿主人。

民宿主人是頭髮有些花白、輪廓鮮明的中年男子。他走路來接我們，身邊跟著一隻狗，那隻狗興奮地跳來跳去——我對狗不熟，不如說是怕狗的，但就

連我都看得出來那隻狗高興得不得了。民宿主人客氣地說：「牠知道我要帶你們去民宿，所以很高興，接下來牠會帶路。」

原本我以為是開玩笑，但那隻狗竟真的在前面走！還不時繞回來在主人身旁討摸，實在令人驚嘆；他帶我們走的是地圖上沒有的路，穿越眾多民宅之間，當然，沒人有意見。

「去民宿嗎？」「是啊！」這樣打個招呼就行了。沒多久，我們經過一片田地，水墨畫般的山谷浮起像要吞沒一切的山嵐——純白的海嘯。田地旁有小叢的灌木，比人還高，民宿老闆指著它說：「這個可以吃，我們小時候都會吃它。酸酸甜甜的。但現在還不行，要等它更紅一點，紅到發黑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明明顏色已經夠紅了啊？我問：「那大概還要多久才能吃？」

「大概還要一個禮拜吧！」民宿主人說，「以前長輩會告訴我們哪些東西可以吃，哪些有毒，用族語告訴我們，但現在忘了族語是什麼了。」

我不禁想像民宿主人小時候的樣子，或許是很頑皮的孩子吧？他跟同年齡的孩子一同嬉戲，或許就是附近小學的同學；經過這灌木叢時，他們見果實已紅到發黑，便呼朋引伴摘下來分享。或許那時他還記得果實的族語也說不定。當然，這都只是我的妄想。或許因為我們是外來客吧？在這山村裡的時間，其實我們也沒聽見過幾句族語。

民宿是兩層樓的山屋。

房間是八人房，裡面有張巨大的木床，手工的質感頗符合鄉村印象；上下舖各自能躺四個人，中間用通往上舖的木梯隔開，看來就像四張雙人床。二樓是餐廳兼交誼廳，桌上有熱水器與好幾種茶包。等我們放下行李，用熱水器在二樓沏一壺茶時，天色已頗為昏暗，只能從濕漉漉的雲間看見一點天光。雖還不到颱風的程度，但雨嘩啦啦地下，從屋簷沿著觀賞植物滴落，雨珠的殘影重疊在一起，給人一種珠簾的印象。

遠方閃過驚人的電光，好幾秒後才響起雷聲。

——正當我們鬆懈的時候，突然停電了。

忘了當時在聊什麼。不過，最初是從一盞燈熄滅開始。我們聊到一半，突然聽到跳電般的劈啪聲，離我們最遠的燈熄了。是燈泡燒壞嗎？我們面面相覷。才這麼想著，其他燈泡也一盞盞熄滅，黑暗戲劇性地朝我們靠攏；我們還來不及慌張，整棟房子就陷入沒有電氣的沈默。不是沒有光——當然，確實沒有光，我們連忙拿手電筒跟頭燈照路——但那是更沉寂的，彷彿所有雜音都消失，只剩下雨聲，還有山的聲音。那是令人心安的無聲。或許是這樣，我們當時也不恐懼，反而笑了，開始找能照明的東西，W則打電話聯絡民宿主人。

「什麼？整個部落都停電了？」

W從民宿主人那裡聽到意外的消息。要是探頭出去，說不定整片山頭都是暗的。據民宿主人說，這種情況也不常發生，但可能要到隔天才能恢復，因為臺電員工要從埔里上山，還不見得能馬上找到問題所在。坦白說，這實在是惡劣的開端；手機不充電，真的能維持到山上嗎？山上畢竟比較冷，還有熱水可以用嗎？我們連忙檢查，幸好瓦斯還在運作，還能洗澡，要燒開水吃碗泡麵也不是問題。

這是超乎預期的窘況，但即使如此——後來W說，這就是選擇旅伴的重要性——我們還是保持樂觀。記得小時候，颱風往往伴隨著停電，那時雖不能說是享受，卻也能自得其樂。成年後，即使停電也會很快恢復，或許就是科技進步吧！總之，那個停電的夜晚，我們靈魂中年輕的部分也甦醒過來，彷彿忘掉一切不便；D舉著民宿主人找出來的蠟燭，幽幽的光在走廊裡時明時滅，簡直像恐怖遊戲裡的主角，她笑著說要拍照，R立刻配合她。真是沒半點煩惱。

原本已做好摸黑過夜的打算，電卻突然來了；歡喜之餘，卻也有回歸現實的掃興感。我們盡快吃晚餐、洗澡，一大早就睡了。那是我數個月以來最早睡的時候。

第二天，我們到民宿主人經營的早餐店，簡單吃點東西後，民宿主人就載我們到屯原登山口，日本時代的屯原駐在所就在那附近——根據文獻，霧社事件那天清晨，波阿崙社的人在早上六點燒毀波阿崙駐在所，接著與斯庫社的人會合，他們越過崎嶇的山路，拿著刀，在早上八點抵達屯原駐在所，殺光裡面所有警察與其家人。

九十年後，我們在早上六點多上路。

民宿主人載我們前往登山口的道路，是有些狹窄的產業道路，每次會車都讓我膽戰心驚；某個彎道處，有輛紅色的廂型車倒在比人還高的草堆中，民宿主人隨口跟我們說：「那輛車也不知道是誰的，拋錨了，就扔在那裡。」

「扔在那裡就不管了？」我們問。

「可能是太難處理吧？總之，幾個月後，那輛車的輪胎就一個個消失，能用的零件也全被拆走了，只剩外殼，裡面都空了——不知道是不是原主人自己把可以用的零件拿走，如果不是的話，盜用別人的東西也不太好吧！」

不知是不是我多心，最後一句話，彷彿是在擔心我們會有原住民容易犯法的偏見；但在我看來，既然原主人無力處理，那拆掉裡面的零件，也不失為合理的資源運用。當然，那還是違法的。只是單純以違不違法去看待事情，我不認為稱得上高明。

二十分鐘後，車子抵達屯原登山口，正是七點出頭。

這段路，就主觀感受來說實在很漫長；地圖看不出來，但在廂型車上，真是搖晃到快吐了。當年那些賽德克人或許是越過道路在山林裡奔馳吧？即使有那樣的腳程，他們也花了兩小時才從部落到屯原駐在所——

不，不對。

其實用花費時間來推算距離，這種想法本就是錯的；又不是登山客，只要前進就好，戰爭要注意的事可多了！不同行進路線間的聯繫、資源與人員的調度、是否真正趕盡殺絕以避免風聲走漏……戰士們快起來自然是風掣電行，但要慢，理由也多的是。

事實上，我在估算時間上就曾犯了個錯。文獻裡，賽德克人在能高越嶺道上襲擊駐在所的順序與時間如下：

早上八點 襲擊屯原駐在所。
正午十二點 襲擊尾上駐在所。
下午三點 襲擊能高駐在所。

光看這段紀錄，會覺得尾上駐在所到能高駐在所的時間較短，距離也應該比較近吧？但是這麼想就錯了——尾上駐在所到能高駐在所的距離，其實是屯

原駐在所到尾上駐在所的兩倍！之所以花比較多時間，是有不得不處理的要事吧？當然，現在我們不可能得知發生什麼事。

無論如何，尾上駐在所到能高駐在所只花三小時，實在不得不說賽德克人腳程驚人；或許習慣登山的人也做得到，但同樣的距離，我們花了六小時，加上從登山口出發的時間，最後走了九小時之久——賽德克人那種速度，我們登山新手只能望洋興嘆。

不過，佐藤春夫的速度也讓人驚異。

他是早上八點半從霧社出發的，黃昏時——大約下午五點半——抵達能高駐在所。光看時間也是九小時，彷彿不怎麼快，但他是從霧社，不是從屯原出發啊！用當代的地圖計算，這段路可有三十四公里之長，只走十三公里的我們，根本無法想像那是怎樣的速度；而且能高越嶺道還是緩坡居多，霧社到屯原登山口的路，卻是紮紮實實的上坡，下坡只佔一小段。

路太平坦，一點也不覺得勞苦。

哎！真是看了會氣死人的發言。當然，有人幫忙拿行李，是能走得快些吧？而且聽朋友說，日本時代的能高越嶺道比較好走，現在由於坍方之故，當時平坦的道路，現在可能要上上下下的。但就算如此，這速度還是很驚人；總之，也怪不得他會走到起水泡了。他在〈日月潭遊記〉裡覺得從集集到日月潭的八小時只是小意思，原來不是在逞強啊，看來百年前人物的腳力，還真不是缺乏鍛鍊的貧弱都市人能望其項背的。

事後做這些計算固然有趣，但還在屯原登山口時，我可沒想到真會走到九小時，甚至一度樂觀認為走六小時就到了；幸好W跟G深明新手直覺不可信賴，規定一大早就出發。

從屯原登山口出發半公里，就有處崩塌的山壁。那裡到處是碎石，有種壯闊的荒涼，奇妙的是，碎石間開著一種花——它們是怎麼在堆石頭荒原裡生長的呢——花莖直挺挺的，頂端有好幾撮細長的小花成團群聚，像截短短的流蘇；顏色嘛，大多是石蓮花般的淡青色，但也有淡紫紅色的，兩種顏色都與石徑十分相襯。這種花到處都是，簡直是荒涼的化身！如果荒原讓人聯想到時間盡頭，那這些從石縫裡迸出的花，想必度過了同等的時間吧？從亙古到永遠，它們如此久遠不變，如宇宙般古老……才剛開始走，看來我還有興起這種幻想的餘裕呢。

崩壁後又是森林，此處林相沒什麼高海拔的印象，像佐藤春夫所說——眺望的景色也沒什麼太奇特的地方——但樹蔭下走起來挺舒服的。經過一段路，有塊突出地形，原本還以為是懸崖，但從旁邊看，竟是某種水泥製成的大型人工構造；大概是荒廢多年吧，土壤覆蓋其上，竟長出草了。為何深山裡有這種東西？光看構造，實在難以判斷。

但用不了多久，這個謎團就解開了。我們走過往右的彎路，眼前出現一個三公尺以上、有著牌坊形狀的朱紅色構造；D有些雀躍地說：「啊，鳥居！」

「不，應該不是吧？」

我對這看法持保留態度。

「上面形狀不像鳥居，而且應該也不是牌坊……這是金屬製的？鳥居應該不會是金屬的。你們看，下面這裡有環狀構造，應該是綁什麼東西用的，不過到底是綁什麼……」

我們研究半天，還是無法察覺其真面目，要放棄又不甘心；穿過那朱紅色構造，我們回頭看，突然發現要是把它當成牌坊那類供人穿越的門扉，竟能跟剛剛看到的水泥人工構造連成一直線——

「啊！是吊橋！」

忘了是誰先說的，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那個朱紅色的構造，應該就是吊橋的橋塔；不知曾幾何時，吊橋壞了，所有鐵線都脫落，只剩下這邊的橋塔，還有對面的橋墩。這個推論很快就得到證實，因為往前不遠還有一座吊橋，也有著相同橋塔。

說到吊橋——

佐藤春夫有段話，其實我至今仍無法解釋。

在前往能高的路上，他說經過兩座吊橋，其中一座有一町之長。長的那個，顯然是斯庫社的鐵線橋；但另外一座呢？如果在能高越嶺道上，他要過的橋可多了，絕不止一座才對。即使沒特別去數，到天池山莊為止，至少也有四座吊橋；當然，當年未必有橋，但光看地形，有好幾處應該是沒橋就過不去的，為何佐藤只經過兩座？

還有一種可能。或許他說的是還沒到屯原，從霧社上來的那段路；若是如此，就是我怎樣都找不到另一座吊橋在哪了。或許是佐藤春夫記錯，如果不是，就是百年前的山川景色，真不是實地調查能追上的。追趕時間——或許我的嘗試，真的就像是夸父追日吧？

走了三個多小時，我們抵達雲海保線所。

這是第一個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保線所前的廣場，大約能容納數十人。既名雲海，想必能見到此類景觀吧？不過當天萬里無雲，想看雲海也無緣了。

所謂的保線所，是過去臺電為了傳輸臺灣東西部的電力，通過能高越嶺道，建立了運輸電力的鐵塔，每十公里就設立的管理、維修據點。到了現在，許多保線所都撤了，這間雲海保線所，也是山友使用居多吧？但對我來說，雲海保線所的意義與臺電無關，而是過去曾被賽德克人襲擊的尾上駐在所，其實正位於此——

不，嚴格來說不在這裡。雖然這裡無疑也是歷史的痕跡。

霧社事件時，尾上駐在所被燒了，但之後重建卻不在原址，而是舊址的西邊一公里處；時光飛逝，歲月如梭，新的尾上駐在所變成今日的雲海保線所。至於真正的舊址，據說在坍方中消失了。佐藤春夫曾在一九二〇年見過、十年後被賽德克人焚毀的駐在所，屍體、血跡、悲哀與憤怒的迴響——半點痕跡都沒留下。

再往前幾公里，我們從樹影間看到馬海濮富士山——所謂的「馬海濮」就是「馬赫坡」，我們眼前所見的，正是廬山溫泉的背面；日本人稱為富士山，是因為這座山呈均勻的等腰三角形，跟富士山相似。據說霧社事件尾聲，莫那·魯道在山頂自殺，山腰的馬赫坡大岩窟，就是抵抗的賽德克人最後的據點。

風聲中，我們只看到馬海濮富士山上濃密的樹冠，看不到那象徵著事件末路的岩窟。不過，日本飛機從上面飛過、投放炸彈的樣子，倒是不難想像。那種現代武器竟到了這樣的深山啊……總督府出動化學毒氣，根本不可能只影響人類，恐怕是場生態浩劫吧？

從中途開始，林相逐漸有了高山氣象，那些吵到讓人受不了的蟬鳴，這時早已聽不見了。倒下的樹木長滿青苔、蕈類，某種植物如綠色的毛毯鋪滿石

板，凝聚著露珠；一種白色的小花從石縫間鑽出，G說那是一種叫「籟蕭」的花。不知不覺間，山峰是平坦的綠，無數蒼白的冷杉聳立其上，腳底下是萬丈深淵，沒有欄杆的木棧道外，滾滾白雲在山谷間翻騰；所謂的一望無盡，本身就有種「空無」的魄力。

要是沒有懼高症，我大概能好好享受這般景色吧！然而在大家讚嘆美景時，我卻跌坐在木棧道上，得鼓起十分勇氣才能前進。光是想到回程還要走同樣的路，我就頭皮發麻；沒多久，我們已能遠遠看到天池山莊。

太陽將沒，周遭微寒，正想我的腳力再也走不到三十町遠時，眼前一間很大的房子、能高的警察署已望眼可見。感到耳鳴而有點呼吸沈重。那是山氣使然。我是在一萬尺的高處。在不覺之間，由坦坦大道走過來了。

我們與佐藤春夫的旅程，在此明確地重疊。

經過能高瀑布時，那裡有座高大的吊橋，幾位山友從吊橋前的小路鑽出，他們打招呼，並問：「你們不去能高瀑布嗎？」

R說不用了。我們已走到精疲力盡，哪裡還想節外生枝？但山友們不斷慫恿，說很近，從這裡走下去就到了，只要五分鐘吧！不，哪要五分鐘？三分鐘就到了！這非但沒說服我們，還讓我們覺得——又來了。

其實離開雲海保線所不久，一路上遇見下山的各路山友，全都跟我們說天池山莊很近、快到了。已經不遠囉，只剩六公里——六公里不是還有一半的意思嗎？由是之故，第二天下山時，D就決定以牙還牙，對上山的山友說「加油，快到囉」，結果那位山友嘆了長長一口氣，說「賣騙啦！」。D第二次這麼做，那位山友沒被振奮到，反而哭喪著臉說「我撐不下去了，讓我跟你們一起下山」——當然只是說說。我們與她錯身而過，還是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前進。

總之，山友們說的「很近」，是一種心照不宣的謊言，這點我們已深有體會。所以聽說能高瀑布只要三分鐘，我們就當成是三十分鐘的意思，繼續往前了。通過吊橋不久，我們總算抵達天池山莊後側；不過，那時我們已經累到連成就感都磨光了。身為領隊的W向大家拿身分證去登記入住，我脫掉鞋子，坐在椅子上休息。

夕陽的光已照在雲上。

天池山莊正前方，像被刀削出來的尖銳山峰，正是能高主峰。大塊的雲團從左邊的山坡滑下，像張牙舞爪的怪物，被夕陽照成發出螢光的淡橘紅色。那是沒有陰影、層次，堪稱暴力的純粹色彩。右邊，遠方的雲宛如海上的龍捲風，有種波濤洶湧的氣勢。這幅構圖，就像暴風雨中的船隻對抗海上怪物。

從尾上駐在所到這裡，賽德克人竟能只花三小時。他們的腳踝、小腿肌與大腿究竟是何等有力啊？他們拿著切開獵物的刀，有斬殺敵人、強而有力的手——我想像著這一切，迷迷糊糊的，差點在椅子上睡著。

夜很快降臨了。在那之前，我們就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溜到山屋的房間裡。我們的房間是八人房的大通舖，每個人都要躺在睡袋，除了我們，還有三位登山客跟我們住在一起。其中一位問我們打算到哪裡？我們說天池。他說都到天池了，怎麼不去奇萊南峰？R說我們本來就不是來登山，是來工作的。

那位先生沒有追問的意思，似乎也猜到背後的緣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釋。

晚餐後，G說外面的星空很美麗，從沒看過這麼清晰的天蠍座；我大為心動，但帶來的帽子不夠保暖，便向R借了帽子，跟W和G到二樓平臺眺望星空。

那確實非常驚人。

之前我在綠島也見過美麗的星空，由於沒什麼光害，我還認為不可能比那更美了吧？但綠島的星空完全無法與天池山莊相比。太過乾淨、澄澈了。要是凝視單一星斗，久了甚至覺得刺眼！銀河如團狀的雲橫過天空，那是無月的夜。

「那就是天蠍座的心臟。」G指著一顆紅色的星。

「後面一連串的星星都非常明顯，這樣連下去，就是天蠍座的尾巴。」

「總覺得比在地上見到的要大。」W說。

確實。如果把地平線劃分成三百六十度，天蠍座就佔了其中六十度吧？我在地面上也找過天蠍座，但只能看到心臟與鉗足——看來過去我從未見過天蠍座的全貌。冰冷的空氣中，星空也像凝結了一樣，閃著結晶般的光。

「啊，有流星。」W說。

——如果這是那個夜晚的全部，我對這趟旅程就毫無怨言了。可惜並非如此。當天我們睡得很早，九點就睡了，但十一點，我就被旁邊的鼾聲吵醒。那可真是令人髮指。當然，打呼不是本人能控制的，我也明白，可我沒什麼堅強的意志力，實在無法承受；與我們同房的兩位先生，他們的鼾聲各有各的節奏，還像歌劇一樣，有高潮起伏，迂迴曲折，更可怕的是，他們的高潮處還彼此錯開，簡直像在對唱！這種變幻多端的鼾聲二重唱如浪濤般一陣陣襲來，最後我實在受不了，跟W打過招呼後，就抓著睡袋跑到走廊去睡了。走廊比房間更冷，就算是二樓，地板的寒氣也會透進睡袋。凌晨兩點，要攻頂的登山客紛紛起床，敲門通知隊友的、下樓吵吵鬧鬧的，山莊準備了食物，就這樣喧囂到三點，我難以成眠。

五點多——也沒怎麼睡，我就被鬧鐘叫醒，接著鑽回房間叫醒其他人。我非醒來不可，畢竟這趟旅程的最終目標，不是當年佐藤春夫過夜的天池山莊，而是更上面的天池。

第二天早上，那少年警手來到床前把我叫醒，他要和從這裡出發的郵件傳遞腳夫同行到山頂去迎接從東海岸上來的另一個郵件傳遞腳夫，他要執行每天固定到場確認這兩個蕃丁們交換行李的任務，而順便帶了我到那個山頂。

這是佐藤春夫的紀錄。

原來過去臺灣東西部的郵件交流，有一條路竟是這樣翻山越嶺的嗎？在親身走過能高越嶺道西段後，我不禁更加佩服從事這工作的人——太辛苦了！而且，是冒著生命危險吧！在佐藤的記載中，也確實有原住民在運送郵件時遇難，當時還有立碑於天池附近，後來碑被遷到別處去了，據說遭人毀壞，大概是主張只有自己認同的歷史才是歷史的人吧？

交換郵件的地方，被稱為「池之端郵便交換所」，是一九一八年建造的小木屋，與建造能高駐在所的時間差不多；這個「池之端」的池，是指交換所旁的天然水池，佐藤春夫在文中說「**附近有清冽的小池**」，也就是現在被我們稱為天池的地方。

這才是〈霧社〉這趟旅程的終點。

不過吃完早餐後，R跟D說她們不去天池了——太累了。也難怪。對我們這種登山新人來說，這行程或許太衝動了吧？最後，只有我跟W、G三人前往天池。

往天池的路與前一天完全不同，幾乎全是向上的坡道；兩側滿滿的玉山箭竹，大約兩公尺高，密密麻麻地朝中間壓過來，將天空遮住，彷彿綠色隧道。中間有瞭望臺，能看到左側山坡；那是片蒼綠的草原——不，或許都是箭竹吧！抹茶色的植被交雜著斑駁的樹林，距離太遠，看不出是什麼樹。

更近處有個裸露的山峰，像是閃耀的白石，相當醒目。

「有水鹿！」G大聲說，W也看到了。我問「在哪裡」，她們指著遠方山坡上的小徑——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突然，有什麼東西一躍而起，確實是有著褐色毛皮的龐然大物！但那不過就是轉眼間的事，牠躍進了裸露的山峰，被擋住、消失了。我們在瞭望臺上等待許久，水鹿的身影也沒再度出現。

繼續往上，大約走了四十分鐘，兩側的箭竹逐漸變矮，大概到肩膀這麼高，也能看到天空了。還沒到天池，已能聽到登山客們嘻鬧的聲音。有群人邊唱著「國境之南」邊下來，我們問是登頂回來嗎？領隊說不是，這些人是無力登頂，被她帶下來的。

總算抵達天池。仔細看，確實是一彎不怎麼大的水窪。

光聽「天池」兩個字，還挺威風的。要是這麼想，看到這麼淺水窪或許會失望吧！據說隨天氣、季節不同，天池的池水會更深、更寬，或許那才能顯示「天池」二字的氣象；池的其中一側是矮小的箭竹林，另一側是廣大的平地，砂石間長出些許野草。箭竹沒生長到上面，或許就是因為這片平地有時會積水吧。

至於池之端郵便交換所，我沒找到其遺跡。

從老照片看，我猜其位置在通往天池山莊的小徑與天池相鄰的山坡上，在池邊看卻什麼都沒看到。有趣的是，根據照片，當年的天池邊就已長滿箭竹，景觀居然與現在相去不遠——或許，山上的時間比山下更緩慢，只有人造的事物經不起風霜考驗。

「看，那裡是奇萊南峰。」G指著一個山峰。

「啊，看起來不遠耶。」我說。

我的意思是，看起來不遠，實際要走到那裡應該很遠吧？誰知G點頭同意，她說：「真的不遠，只有兩公里。」

「兩公里？」我大感意外，同時也恍然大悟，「難怪那位先生說，都到天池了，怎麼不到奇萊南峰，居然這麼近！」

「是啊，」G笑著說，「要現在去嗎？」

我連忙否決這主意。要是去了，還有時間下山嗎？說真的，我看不出G是不是在開玩笑，但她跟W都不著急，像是隨時可以前往奇萊南峰；她們用望遠鏡尋找水鹿蹤跡，我只能無聊地坐在一旁——這時，我想到佐藤春夫在「清冽的小池」後還有下文。

附近有清冽的小池，路傍有野獸的足跡。警手與蕃丁為了審視那是熊還是鹿的腳印而蹲下來查看。

——原來如此。習慣山林的人，或許就是這樣的生活態度吧？

與R跟D會合後，我們直接下山——這是原本的計畫。走到吊橋時，也忘了當時怎麼想的，或許是我一直開玩笑地煽動R吧？總之，我們臨時起意去了能高瀑布。

說來慚愧，前一天遇見的山友並未騙人，真的三分鐘就到了。瀑布底下是碧綠到有如寶石般透明的深潭，溪邊各種赤裸、原始的巨石，讓我想到《賽德克·巴萊》裡的一些場景。

接下來的時光，直到我們下山後仍津津樂道；要是當年佐藤春夫沒走到能高瀑布下，像孩子一樣玩水，我還真是為他惋惜。我們下去時，有群人正在拍照，其中一位是領隊，她警告我們水非常冰，而且終年冰涼；我不信邪地把腳放下去，果然渾身發麻——就像把腳放進冰鎮香檳用的冰桶。

不過，相當爽快！

如果真要說明能高瀑布為何帶給我如此愉快的體驗，坦白說並不容易。或許可以歸功於好的旅伴吧！要是換一批人，我的感覺可能完全不同。但絕對不只如此。不像平地的溪流，這裡的水，是能讓人信賴的；還記得小時候，大人

也曾帶我到溪邊玩水，但乾淨澄澈的溪，曾幾何時已從平地消失，可以說，這裡是能勾起原始回憶的地方。這份回憶不見得來自童年，而是刻印在基因上的親水性；不知不覺間，我們竟在能高瀑布度過了一小時。驚覺可能來不及下山，我們連忙動身。

接下來沒什麼可說的。或許是下山比較輕鬆，我們只花了上山時三分之二的時間。不過，最後一段路我們是用跑的。我們跟民宿主人約好，請他載我們到廬山溫泉，要是趕不上約定的時間，未免太不好意思。

在廬山溫泉好好休息一番，次日，我們照計畫到霧社吃午餐——據說到霧社沒吃砂鍋魚頭太可惜了。午餐前，我說要帶大家參訪霧社事件相關遺跡，D沒興趣，就留在便利商店看行李。於是由我領隊，走過櫻臺，穿越莫那·魯道紀念公園，沿著車輛來來往往的馬路，行經揭開霧社事件序幕的公學校，最後抵達清潔隊旁的「霧社事件日本殉難殉職者之墓」。

從樓梯上去，依舊是荒煙蔓草。

在能高越嶺道上，有個解說牌放了「霧社事件日本殉難殉職者之墓」照片，但景色與眼前完全不同。我熱心地解說為何如此，現在只剩基座，原本上面圓柱形的紀念碑已經被打碎拆掉，據說有人保存了一部分紀念碑云云。這時，R突然開口——

「那是櫻花嗎？」

櫻花？

剛開始，我們以為她是在說階梯旁的櫻樹，就說，是啊，是櫻花。但她隨即指著櫻樹的某個位置。幾乎僅有枯枝、什麼都沒長的枯樹，在某段枝桠的頂端，有一朵桃紅色的花正綻放著，旁邊兩個花苞，看來確實是櫻花——

這怎麼可能？

現在，可是秋老虎正發威的九月啊！

我們怔住，目瞪口呆地盯著那朵花，彷彿是要找出它不是櫻花的證據。當然，我們不是植物學家，不能百分之百咬定，但真的太像櫻花了——重瓣的——是八重櫻吧？就算不是櫻花，現在也不會是花期；換言之，這朵花不可能存在，不應該存在。

「或許這棵櫻樹快死了。」W開口，「我聽說過，樹快要死的時候就會開花。或許它是察覺到死期將至，才硬逼自己開花吧？」

她說這段話時，不帶著什麼情緒，至少不是哀憐，那是平等地俯瞰眾生的神情。不過……是啊，或許正是如此。正因死之將至，才想痛快地活吧！當年主動發起必敗的戰爭的賽德克人，是否也是這樣的想法呢？當然，這解讀未免過度浪漫了。從生物學的角度，不過是把握最後的繁衍機會；況且，這裡可不是賽德克人墓園，而是日本人的紀念碑。

不過，虛幻之花確確實實是存在的——即使我無權解釋它存在的意義，但這份不尋常、不合理的美，不是依舊懸掛在那枝頭嗎？那朵小小的櫻花隨風顫動，彷彿夢幻泡影，隨時會消失——我不禁想到佐藤春夫的〈鷹爪花〉。故事中，他說了這麼句話：

不是夢。是真正的事。

那或許就是他心中的臺灣吧？